

經濟

兩浙名賢錄

十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

經濟

明三

右副都御史陳卽卿克宅

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讚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穩

刑部尚書鄭室甫曉

工部尚書王子宣鈞

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子思克附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兵備副使黃文卿中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

兄洪範附

廣西左叅政陳喻之茂義

按察司副使茅順甫坤

子國縉附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珮

陝西行太僕寺卿商汝明廷試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濟原嗣哲氏閱

經濟

明三 共二十二入

右副都御史陳卽卿克宅

陳克宅字卽卿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嘉定縣知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日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而籍之

宿弊頓革。獷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津奉命征之。請以克宅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如克宅算。撫臣以爲才，列上治狀，稱南畿卓異第一，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大禮議起，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斃。方號時，有亞卿覘知，上怒者，欲竊起，克宅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爲人望。」衆皆慄然。又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當斬，直聲振天下。出按貴州，麻蔣寨劇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克宅密授計，斷事，史勅以署程番篆，往因選兵馳襲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事竣還朝，道出維揚，民飢，克宅條上救荒五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賑濟，全活者以萬計。無何，復出按河南，有憲使其某者，恃冢宰爲肺附，居職無狀，克宅特疏劾罷之。冢宰不能庇，而部下墨吏皆望風解綬去。當是時，克宅臺資已逾八年，宜內擢，而冢宰竟以前憾，出置巖地，授四川按察司副使，鴛番爲梗，克宅夜勒兵出其不意，焚礪房數十所，盡殲之。自是諸番落皆貢馬，悔罪無敢犯。陞河南按察使，素精法比，而原情斷折，民自以不寃。進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時楚地踰罹水旱，重以大

王採辦諸役繁興克宅蚤作夜思劑量裁節民賴以甦尋遷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先是有凱口圍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征之不克正德間其裔阿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可賊轉張甚巡按御史王杏疏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命下克宅相機撫勦克宅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獎督將吏乘雪夜令敢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其要害一鼓克之向賊授首俘斬六百有奇招撫降者可二萬計捷聞晉二品俸賞銀五十兩綺二襲克宅以圍險絕方集衆策擬剷穴置守以圖永安而會以督理糧儲代去漏孽復曳生苗據圍爭之守臣畏譴反嫁禍焉嗾言官論克宅主用兵非是遂罷歸歸四年而卒卒二年而勘貴事者始白克宅功詔復原官贈通議大夫賜祭葬廕一子國子生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讚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弘治乙丑進士授棗強縣知縣劇賊劉六等流劫郡邑讚練兵城守先事爲備賊聞之相戒不敢犯棗強界民飢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爭先發廩所全活以萬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鹺長

蘆兼理河道逆瑾餘黨楊虎等流劫開濟間官兵不敢  
嬰其鋒讚畫策擒之斬其魁以徇脅從者審釋之皆感  
激去巡按江西剿湖寇徐九齡等數百人時宸濠又蓄  
異謀潛結羣寇以自樹讚一舉而翦其羽翼之勁者濠  
爲之憮然陞知蘓州府已而宸濠果叛讚聞變卽治兵  
給餉遣戰艦出江爲上流聲援濠知有備不敢直趨南  
都而卒坐困於安慶者讚之力也加陞河南左叅政仍  
理府事在蘓凡七年一意愛民蘓人至今稱其有古循  
吏風轉江西左叅政尋歷貴州湖廣雲南按察使陞本  
省右布政使尋轉左以母年八十疏乞終養歸卽家拜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又改撫河南適歲  
飢盜起條陳救荒三策以恤民又陳便宜四事以弭盜  
上皆從其請卒之民受實惠賴以不飢而盜亦無隙可  
乘各解散陞工部右侍郎無何而母喪以哀毀卒讚賦  
性寬和雅量汪涵終身未嘗有怒容或擬之劉寬婁師  
德云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弘治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

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跪門，廷杖幾死，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畊出帑金，買桑於湖南而植之，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儻，費集而駕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憐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嚙軫而以是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官中俾授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肅皇帝登極，召拜給事中，去泗之日，父老送者無不泣下。軫在諫垣，凡上三十餘疏，悉關切體要，其最大者如言新建伯



王守仁心迹甚明不當以謫掩功沮將來忠義之氣刑部尚書林俊當納其言不當聽其去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中門典獻帝尊崇不當過禮竝侃侃爲中外所誦然竟拂當路意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又以執法忤巡撫棄官歸已而臺省交薦復起督學江西其教條一本躬行士皆信嚮尋丁外艱歸遂絕意不復出家居孝友廉介與人交坦然無城府瓶無宿儲乃親黨有貧難必倡義周之凡鄉邦利病必盡言以告有司未嘗以私謁晚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內獨醒蓋靖節之流於其歿也因私謚之曰清獻先生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業章楓山之門與章拯黃夢弼陸震董遵同稱高弟而尤以古學自名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郟城知縣時盜起燕齊間至郟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覆以俟賊入覆內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之斬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執憲不撓每以法抗嬖臣錢寧人爲龍危龍笑曰吾盡吾職

耳禍非所計也。而寧卒不敢有所加。再按江西。自宸濠亂後。禁兵駐境內。恣睢爲患。亟疏請班師。民用安堵。又請蠲租賦。賑貧乏。表忠義。核實功罪。輕重惟允。赫然稱名御史。陞陝西提學副使。進山西按察使。徵拜太僕卿。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凡軍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脫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民無不肖像事之者。擢吏部右侍郎。轉左。會關中飢。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囊吉數寇邊。天子爲之旰食。顧非文武兼資重臣。無以勝其任。乃親擢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龍馳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劾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明年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龍趨震還。而檄叅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夏。敗虜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囊吉自將十萬衆犯安會。龍使文迎敵。而伏兵其旁。戰既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去。至興武。劾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旬月之間。露布三上。前後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獲夷器無算。兵部

上龍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異其賞。會執政有忌龍者，竟不報。召爲刑部尚書。先是大同卒叛，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源清，徵下獄。龍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復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源清於是得釋。九廟成，龍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蓋於清朝欽恤忠厚之政裨助良多。以母老疏乞終養。歸數年復起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老辭不允。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母鄭夫人曰：此所謂兵革之事，非汝養母時也。吾偕汝行矣。龍不得已奉母夫人入都。龍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如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候。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太廟成，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無何而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疏上者三，忤旨，以爲稱老忘君，奪其官放歸。輿疾出都門二十里，卒於邸舍。有司不敢聞，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

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又二年具疏明龍不敢爲欺狀。詔復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龍性坦夷。與人處。畢露所蓄。而其意氣激揚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素以文名家。而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搯觚立就。莫不宛麗暢達。或戲爲竒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漁石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汪金恩字天錫。衢之江山人。以進士主政刑部。歷員外郎。郎中。出知桂林府。時土蕃干紀。屢挫官軍。當事者將議撫以爲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一大創。則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非才。以致挫衄。奈何。因噎而廢食乎。當事韙其言。卽以檄委之。金恩乃揀其精銳。授以方略。時適大霧連日不解。卽乘霧嚙枚疾走。令敢勇士數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岩險。然後縱火焚其林菁。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崖死者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當事者上其功。是時逆瑾招權納賂。天下競進之士。思以功名見竒者。輦金寶輸其門。

如流水朝進賂而暮析圭如取諸寄金恩以功當峻擢顧漠然若不知有瑾也者瑾怒抑其功不叙僅以資轉知鳳陽金恩怡然就道益勤撫字視小民如小兒時有爲瑾遊說者曰急爲修謝猶可免禍金恩曰吾受官公朝而輸貲闈宦如庶耻何頭可斷節不可改也瑾聞大怒遂勒令致仕歸時饒寇搶攘力贊當路爲立城池邑民賴之至今金恩負經濟才卒爲權璫所抑十不究其一二論者深惜之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穩

陸穩字汝成世爲吳興人登嘉靖甲辰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獲流賊魁作白玉蒙金幣之賜持衡者始知穩爲文武才可大用歷陞江西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而流賊盧梅林起閩楚之交賊張璉起廣之饒埔璉故縣滑胥也盜官銀覺亡入賊中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僞與諸漁得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於是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相與歃血推璉爲長璉自號飛龍人主封袍等皆爲王劫興寧長樂園平和使晚屯木

害其黨林贊據南靖爲聲援黨呂細斷汀漳官兵所出之途袍舜出永定連城絕餉道黨王伯宣入海導倭夷犯潮州牽我兵不得相救勢猖獗甚辛酉秋八月詔拜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開府處州合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之雄韶惠潮湖廣之郴州環數千里皆授節制穩行至吉安梗於梅林不得前而時朝廷所降兵符猶未至乃以便宜刻關防徵兵討敗之獲梅林梟其首以徇進至處檄故提督王守仁所用黃鄉兵屬以先驅九月擒上杭賊李占春兵威大振遂以十一月討田坑賊梁寧走之檀嶺襲程鄉峒賊徐東州執以歸十二月分兵討連城汰內二峒賊斬酋謝文瓚等焚其巢明年正月麻陽賊袁三犯玉山永豐崇明三縣討誅之二月討黃積山於大田峒積山中流矢死夏五月遂會閩廣兵討璉穩曰志有之攻瑕則堅可瑕羣賊惟林贊爲弱兵之宜先破贊則破竹之勢成矣數節之後寧容復着手乎乃首擊贊贊果降繼擊袍舜皆就縛穩令軍士捲甲疾趨夜擊晚晚駭懼莫措因使人誘至斬之而潮守何鏜亦誘斬伯宣賊益窘乃令總兵俞大

猷擊璉璉阻險以拒不得入。穩懸重購卒獲璉斬之。盡毀其巢穴。捷聞賜白金五十兩。彩幣四襲。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其地。復討賊黨之逋誅者。以次悉平。又會閩兵逐故陷興化之倭夷。復其城。穩前後擒斬賊酋二百餘人。從賊二萬有奇。自用兵以來。撫臣獲功之多。未有過焉者。上念穩久勞於兵。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尋爲忌者誣劾歸。歸二年。江西撫臣吳百朋列上穩治行功績。章章在人耳目。賞不酬勞。而竟被誣。歸。恐傷忠臣義士之心。於是復有金幣之賜。天下士大夫始知罷穩者非上之本意也。撫巡部院諸大臣交章論薦。穩堅卧不應。未幾卒。年六十有五。

刑部尚書鄭室甫曉

鄭曉字室甫。海鹽人。遵化訓導儒泰之子。生有異質。年甫十歲。父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通子史。父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曉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董玘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曉名。曉竟不一

往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  
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遂撰九邊圖誌三十卷  
一時士大夫始知曉爲經世才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  
癸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  
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  
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調考功進郎中巡

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曉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  
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曉更黜其  
所厚者若干人已而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司  
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曉抗上市恩詔

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丞曉至和日夜治民事  
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又回  
翔南卿寺者幾十年始進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僉都  
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  
憂之曉至鎮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  
鹺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銳由是師旅厚集計筭已定一  
鼓而擊之於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於如臯又大勝  
遂長驅而擣之於海門又大勝旣則破之於呂泗圍之



於狼山。又無不大勝者。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乃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遷吏部左侍郎。尋轉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曉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後。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未幾。改刑部尚書。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紳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賢。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釀亂。勢威始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曉與分宜皆不合。蓋曉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以快私。分宜欲寬假王直。及亂卒。曉議則欲殺之。以正法。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恐。曉不顧也。時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妄以職掌奏。曉而曉素嫻於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歸。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疏水藻相對。終日。覺者不知其爲名卿。

性儉樸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野衲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父受誣事於朝詔復原官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陰一子入監讀書曉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相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工部尚書王子宣鈞

伯父誥附

王鈞字子宣世家會稽以貴雄而好施遇歲儉輒出庾中粟以賑子孫世守家法里中貧瘁胥待以舉火而喪不能葬者無不削札為辦及鈞貴人咸謂天之陰騭云初鈞伯父誥舉進士尹弋陽以循良徵道卒鈞生六歲就外傳家人或謂之曰而復能如伯父舉進士乎鈞竦然應曰而謂讀書第舉進士已邪聞者異之年十四補邑傅弟子員劬書疾學每試先曹耦嘉靖壬午領浙江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丁外艱服闋補北水部權稅荊州以冰蘖稱轉刑部員外郎進郎中

審五聽、戒五疵、孳孳求民之衷。凡經論決，咸稱平允。出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一事至，立剖。吏胥屏息立廡下，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如神明。有事則各輸其情，蒲鞭懸而不用。時有行人，以使事道邵武，橫有需索，吏民苦之。鈞取真西山心政經遺之，行人者媿而去。然卒以是失當路意，秩滿考最，擬峻擢。而銜者揚言曰：是清恭士，宜主財賦。竟轉爲福建都轉運使。鈞益悉心鈎稽，宿弊如洗，而茹茶嚙蘗。如分司荊州時，丁內艱，服闋補長蘆，尋擢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進按察使，轉右布政，遷廣東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峒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日。鈞至，一解諸繁令，惟責郡縣恤災獨撫流離，不煩兵而底定。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四履之地，大都盜窟。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處，尤爲雄鷲。時時破壞城邑，鈞乃發偏師授以方略，禽其魁馬天恩等，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百有奇，奪還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特詔

優獎蔭一子無何而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鈇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嬭四十人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禽勦百七十人奪還男嬭亦百七十人上聞如初賜是年冬長樂典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絲峒賊復相煽動鈇會兵擒斬賊首楊球等及賊徒三百六十人奪還男嬭五十人上聞亦如初賜復念廣中寇盜頻繁當有以遏其衝乃相度要害添設廣寧縣治斷賊出入而不逞之徒稍衰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鈇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有稽嫌疑不作而軍儲亦以是漸充考績進階通議大夫封贈祖考妣如制復錄蔭一子未幾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具疏乞休不允改南京工部尚書屢疏引年得請歸閉門謝客絕迹城市嬉遊林壑間見者不知其爲鉅卿貴人也丙寅五月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恭簡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馮岳字望之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蕪湖以清幹稱丁外艱服除改刑部歷員外郎

郎中恤刑江右虚心詳讞多所平反出知山東濟南府  
府多巨盜黨與竄名府胥中太守有所發覺盜輒得豫  
爲計踪跡詭秘人莫之解岳庶得其實一日盡縛之遠  
近驚以爲神盜遂屏跡丁內艱服除補延平計擒巨盜  
竅眉缺嘴一郡底寧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胥者岳命  
卒剖魚金見府中憎服陞山東按察司副使轉河南布  
政司左叅政河決爲患幾於陸沉岳親履決所授吏成  
法所費不踰萬緡而河就故道民免墊溺陞江西按察  
使尋歷左右布政使晉順天府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尋陞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岳以鄖陽居三省之中城垣未建無以扞  
禦首奏城之蜡爾山諸苗屢討屢叛岳撫勦竝行獻俘  
於朝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之三省救寧無何而邛  
水酉陽小平茶等苗相次勦定敘功蔭子入監讀書播  
州苗酋阿項驍勇善戰煽誘涓潭諸苗爲亂侵掠旁郡  
三省震動岳奏勦之授總兵石邦憲等以方略斬首數  
千級阿項奔突馬蹶擒斬以徇諸苗悉平岳親詣賊巢  
視諸要害建築屯堡列戍分哨爲久安計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未幾陞南京刑部尚書祖  
宗舊制刑部理畿內刑獄具載會典迨後十三道多所  
侵越岳具疏請復舊制以明執掌刑清訟理畿輔肅然  
無何而再疏乞休或謂二品將滿當有恩澤曷少需岳  
曰聖恩罔報臣力當休吾志決矣復懇疏以請得旨  
遂飄然歸先是南京軍糧久不時給岳深以爲慮集叅  
贊張鼇太常卿趙貞多方謀畫張鼇緩其事岳歸未踰  
月猝脫巾不可制而黃侍郎懋官罹其難識者皆服  
岳之先見云岳居家焚香靜坐手不釋卷不問戶外事  
臺省交章論薦默不應隆慶庚午趙貞吉大拜必欲起  
之以輔新政岳手書謝絕趙公竟不能奪卒年八十有  
七篋中所遺僅一縑至假棺以歛大臣清貞至此亦古  
今所希覲也訃聞賜祭葬如制所著文集八卷恤刑稿  
四卷軍門行稿五卷藏於家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嘉靖乙未登進士第授刑部主  
事歷郎中奉勅慮囚湖廣時稱不寃出爲四川按察司  
副使當白草番之亂陷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招

剿之議未定。龍極言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鵬。剿期一大創，可保數十年無事。卒成擒馘斬級之功。其論大事胸中，具有經緯。故撫按交章薦其才，可大用。陞廣東布政司叅政。時有事安南，龍不止督餉之勞，而留心邊圉。期圖綏靖，叅謀指畫，卒誅范子義等，安插莫正中。定莫法灑之位，迄今稱其遺烈。已而崖萬黎叛，方事征剿，預議處置。又安事宜，龍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止一兵備，不足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叅將，事定復裁，合添設叅將於崖州，叅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方賴以寧靖。龍遇事獨持大體，必當其窾會，而後言。故發必當機，所至有功。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值濟兗萊青比年大侵，龍講荒政，全活八十餘萬人。東土之民，肖形以祀。又運河淤塞，議開新河。龍言新河首尾二百四十里，高下甚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今若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卒亦無益於運。不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攻陷州縣，龍恐其流而東也，卽嚴兵於黃河一帶，以待而運。

謀出奇。屢撓敗之。賊懼遁去。不敢犯。邳泰單縣流賊嘯聚爲害。龍命將出師。一鼓成擒。齊魯得以無虞。倭寇告急。先是朝廷加意海防。登州故有備倭兵。兵旣逃亡。舡亦遁滅。龍言防海必資於舡。禦寇必資於兵。無舡無兵。何以爲守。具疏請復國初舊制。又以登州沙門黑山諸島。遠軍逃匿其間。不惟失伍可罪。而且有意意外之變。上嘉納之。皆如議行。而傍海州郡。得以休息。轉南京刑部侍郎。會忌者誣劾。以聽勘歸。卽杜門養重。一日中風卒。年纔五十有六。龍居官盡職。身佩印勅。一行取裁。咄嗟而辦。卒無失事。盖才有過人者。而以實心運之。故所如皆效。性復修潔。取嚴一介。宦裝出入。書史而外。無長物。所著有恤刑錄。平番議。安南議。撫黎議。山東奏議。及詩文集。藏於家。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義烏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第。授江西永豐縣知縣。爲政務先教化。束矢入片言。折服有清水明鏡之謠。徵拜御史。出按淮楊。卒遇倭亂。朋卽披甲嬰城。籌兵食。畫戰守。賊不敢逼。先是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



有開城門者斬。民襁負叩門而號。朋曰：郭外非吾民也。邪？而以與賊。亟開門納之。全活甚衆。每按部輒以惠文彈治不法。然其持議平，不肯小人咸畏而愛之。其按楚亦然。九載考績，晉大理寺丞，轉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肅皇帝以虔中多事，改朋提督南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午，朋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朋會兩廣都御史督諸道兵四面擊之，捕首虜無筭。已又敗倭於烏石，又戰泔水、神山，賊兵燔已。又敗倭於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楊一戕殺長吏，勢張甚，而蕪阿普、賴忠、潭等依山阻險，流毒四郡。朋懸賞格，陽爲招撫，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橫田，再破香寮。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鄉擒之。轉戰大田、鹵梁，圍相等，別攻乳原始，與賊殲之。又會師破吳平、漳潮，遣將士擊二源寇，盡殪。凡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鹵獲人畜鎧仗無筭。於時三巢最稱桀黠，賴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樟、巢高沙，卽尉佗儂智高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攻之甚難。朋毅然以討平爲已任。因上疏略曰：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

赦第先破下歷衝其中堅岑岡高沙直振槁耳願陛下  
假臣便宜不效請歸伏斧鑕天子壯其議令刻期剿  
賊朋乃移鎮信豐授叅將蔡汝蘭方略率師討平之擒  
清規苦竹嶂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上賜勅褒厲  
資金帛朋居虔六年蒙矢石馳驅烟瘴間年未艾髮垂  
白矣前後奏捷疏十有八廕子一賜金帛十二加二品  
俸者一晉秩者三說者謂王文成平粵止泃頭桶岡而  
朋之克三巢爲尤艱隆慶戊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尋  
疏終養不報晉刑部右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兵部右侍  
郎萬曆改元賜飛魚命閱視三鎮條上便宜四事又進  
邊圖凡關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士馬強弱亭障遠近  
歷歷如指諸掌上嘉納之已乞假歸省旋起南京右  
都御史遵明詔禁革奢侈有避驄減騶之風召拜刑部  
尚書朋聞命兼程而進時部事久虛積案填委朋至亭  
法讞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勞成疾卒於官年六十  
朋爲人風格儻逸智略輻輳其憂國奉公極身無二慮  
心力大半在兵事而勲業在江廣宦遊三十年節儉恒  
如寒素病革猶諄諄語軍國事歎國恩未報言不及私

計聞賜祭葬悉如制

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子思克附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丁未進士始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召拜江西道御史出按湖廣清戎籍念沿襲詭影之弊難於湔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梳弊垢民不擾而戎伍清再按蕪松諸郡會島夷入寇歲且大侵斗疏蠲常稅什五然後以綏攘大計責之總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驩聲動地士氣倍奮乃有青陽石湖婁門平望寶山木瀆分湖之捷賊爲奪氣而兵燹之餘民心嗷嗷斗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爲裁減而遠近稍稍帖席浦歲吳民懼失斗相率叩闕請留疏七上乃得允斗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官蠲濱海綱運議改運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乙卯寇復至松鄉民奔避者以萬計撫院令閉門毋納斗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諸門以入然地狹民衆疾疫大作人給糜與藥衆賴以安賊屯桃花港調永保諸兵力戰斬獲無筭仍會浙省兵夾攻之大捷於沈庄而徐

海麻葉陳東之衆始以次蕩平。斗按吳三年前後奉有  
監軍紀功。允運諸勅。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  
視師趙文華銜之。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  
已。丙辰。改督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爲殿最。要人請託。  
絕無所徇。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陽薄城  
下。或請避之別郡。斗曰。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  
職不任兵辭乎。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已  
未。陞大理寺少卿。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  
四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卽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  
選土著。以時訓練。築丹陽涇縣石埭三城。乙丑三月。倭  
復犯三沙。斗分布督戰。累以捷上。拜金綺之賜。尋轉副  
都御史。巡撫江西。未代。會三衢鑛賊竊發。壤接婺源。斗  
曰。婺源非城不守。亟令庀工。令下而賊猝至。斗自太平馳  
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服其先見。抵江西。始創條鞭法。  
大略檢一省圖籍。計每縣田畝量入爲出。俾侵漁規避  
者。不得行。無何疾作。卒於官。斗體貌魁梧。外若嚴峻。而  
襟度豁如。一見知其長者。所至生祠有祀。去思有碑。在  
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者百計。歿則環哭而祠祀。

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克壬戌進士亦任御史有名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崇安縣知縣  
母喪服闋改知溧陽臺使者行縣饌羹偶垢墨使者疑  
有毒光洵馳往對使者取羹立啜盡一器使者悟爲起  
謝三年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屢有建白並要切觸忌諱  
巡按三吳問民所疾苦開蘓松水利總醜有法水效職  
至今奏入有金綺之賜時倭奴蹂沿海諸郡邑光洵用  
餘皇破寇大洋中再賜金幣增俸二級代入會虜犯古

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  
虜驕易與且京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今日臣有死無  
和有進戰無退守上覽疏色動事竟寢遷南京光祿

寺少卿歷官工部左侍郎尋拜右都御史督撫雲南至  
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  
宣慰安國亨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反昆陽虧遮者  
索反尋甸並先後討平之事聞晉兵部尚書兼督撫如  
故而武定府土酋鳳繼祖者世毒螫鈎連他府小大酋  
僚濟蠶者數十輩遠至川貴相婚姻有衆數萬地千里

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渺，向者麓川，然孽顧始。沐氏數莊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光洵表其由，併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由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裨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改土設流，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光洵抑其權，又恚當光洵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莊豪激叛，與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光洵自軍興以來，獨按察司副使張天復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間。及移按沐氏黨，則用天復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尺狐兔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栢之署。用是讒構颺起，光洵遂以南工部尚書致仕。一時效勞諸大夫相繼罷去，而天復獨逮繫奪職爲編萌。滇人寃之爲平黔記，記其事，建祠武定。祀光洵及諸大夫。光洵才識敏練，敢於任事，故能成大功於荒徼。人比之楊恭惠、何太保，而文學尤擅長。於時所著有元史正要、詩易箋、三秦奏議、皆山堂稿、可園詩鈔諸集。

兵備副使黃文卿中

黃中字文卿，遂昌人。少穎異，不凡。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籍，由乙科授鉛山縣知縣。冰蘖自勵，一意保民。弋陽業奪鉛山驛馬，誓棄官復之。卒如舊歲，省供億數千金。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晉滇，及留都，持大體多異績。時以名御史稱，補天津兵備副使。時妖人張道仙聚眾爲亂，烏合至數千，耨鋤棘矜肆掠，爲暴州邑震動。中躬擐甲胄，督勵將吏，設伏以俟。一戰擒其魁而斬之，脅從罔治，散遣歸農者數千人。復招集流移，相繼復業者萬餘戶。方敘功，擬峻擢，而中遽乞休歸。功成身退，士林賞其明哲。所著有西野奏疏、南窓紀竊、集吹劔、集易經紀蒙等書。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徐甫宰字允平，山陰人。少負奇節，才學宏博，慷慨有議論。每以經世自期。時人未之知也。嘉靖癸未，舉於順天。高允自守，未嘗私謁公庭。至大義所在，卽挺身當之。無所避。時人竊嗤其戇，益無知之者。獨南明諸公相視爲莫逆交。已而南明諸公相繼及第去，而宰竟不售。遂謁選，得令武平將行。諸公祖於郊，宰曰：夫言科舉則無以

踰諸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先吾與諸子期願各  
努力無負平生爲知己羞聞者壯之武平當閩粵之界  
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解他吏得此輒環顧妻  
子泣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  
苦寬徭役拊循搔抑溪流溢將嚙城爲築隄捍之城中  
乏水爲鑿溪引泉入之斯城久圯爲亟完之近賊諸塞  
舊無城時苦剽掠爲築城立堡者三凡三大役費以千  
計而民不知歲飢爲發倉平糶民賴無殍久旱雩禱期  
五日不雨者以身爲犧牲至期果雨邑中大風烈火益  
熾宰望風拜俄而風反火滅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理  
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數澤  
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徃直於庭帖服而去鄉  
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  
夕服後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  
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  
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事之福  
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  
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數賊



一空治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稔知宰賢相率走督府願借宰督府爲請於朝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間宰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宰治程鄉一如武平之初無何內召程鄉人又相率走督府乞留督府復請於朝得留不赴召無何而劇賊果蠡起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誠釋從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縛林朝曦温鑑斬首以徇餘黨潰降略盡督府上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仍廕一子千戶潮之境岩箐四塞濱大海土賊島夷相煽亂宰下車或撫或剿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宰用所降賊授以方略搗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之患然宰竟以勞瘁致嘔血乞歸歸月餘竟卒宰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者卽諸寇過祠下亦必焚香載拜乃去宰之初誕也聞室中有

異香覓之一大蛇據床下迨卒之夕復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庭戶議者知宰爲神人云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沈伯龍字雲卿嘉興人登嘉靖乙丑進士釋褐內江令有惠政時直指貪悍數以氣勢籠懾人爲漁獵伯龍獨逆折之不使肆直宿怒已而伯龍內召將行直指盛氣而前盡發其行篋止俸餘十數金而已直指慚沮去邑父老子弟夾轂焚香攀送出境者數千人號哭之聲動地抵京拜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俱關切時政以是忤

執政意出守川南會有九絲之亂九絲負險以抗有司束手不敢問伯龍奮然語諸從事曰人臣委身事君正惟多難是效今小夷跳梁而卽以憂遺君父顧諸君自視何於是諸將吏皆慚憤請戰伯龍躬擐甲胄轉圍而前賊衆披靡皆反戈以攻兇囚授首餘黨悉平捷聞詔賜金幣增俸一級無何而番徠作叛督撫以九絲之役太守彌之如雉兔先聲奪人是非太守不可遂以兵五萬屬伯龍討賊伯龍曰天下有同事而異情者番徠之與九絲是也九絲玩於積懦非一大創之則國威不立

今九絲既平，番獮不無奪氣，顧敢於效尤者，未有以動其心耳。此片言可下，何以兵爲？况解甲未久，不堪再戰。伯龍乃單騎至賊巢，呼獮衆諭以禍福，衆聞諭，歡呼動地曰：「沈父生我，卽縛三渠魁以獻。」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湖南，時督修獻陵，闢宦意在乾沒，伯龍覈實其數，所省十之八，雖賈怨弗恤也。已而江陵父喪，諸監司皆爭先走吊，惟恐後，伯龍獨不往，竟以裁革歸。江陵敗，復起江西按察副使，隨轉山東按察使，遂乞身歸。伯龍博學有才略，而善自韜晦，對人語煦煦然，惟恐或傷而一臨兵間，智勇全出，迹其所自效，有老將所不能及者。至時方嚮用，忽抽身急流中，復以其煦煦然者與里中人相爾汝，里中人又無不稱之爲長者。若伯龍殆得老子之術而精用之者與。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

兄洪範附

陳洪濛字元卿，仁和人生。六歲而父景祥歿，母黃矢志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濛志儒，弗願也。母爲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嬰奇疾，夕夢與王文成視師，功成退，畊江介，遽然適也。自是朗悟若神。嘉靖庚子，舉

於鄉明年與兄洪範同舉進士。範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濛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兩署司篆。善爰書。諸所按讞皆手出。老吏視其文無不警服者。滿考出。知河南彰德府。彰德故多宗室。恣橫濛一以法繩之。時鄭王好文學。誤四箴以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衷誣王。

上怒甚。遣親信大臣卽訊濛。爲白其狀。衆危之。濛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上有蔽讒間戕骨肉名獄上。止錮

王。終身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九江盜區。每傷敗王旅。濛至。勅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

長江宴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爲

雄鎮。丁內艱。服除。補前職。兼轄楚。斬黃濛。益發舒。以慰

潯陽士民之思。尋陞山西左叅政。蒞冀南。屬伊王恣橫。

不道。都御史疏其罪於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

會。上更遣少司寇覆按。乃疏濛名與俱。上允之。曰。

是嘗按鄭藩者邪。濛聞命。卽乘遠徃。盡得王諸不法事。

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濛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

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遷湖廣按察使。楚故雄藩。而

濛以彊明。割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相訐。被逮獄。久不

具濛一訊卽服。乃斥其墨敗而寬其以微文中者。比遷去。寬令懷數百金。伺道上。濛大怒。叱之曰。吾豈以金故。緩若耶。若不自愛。而且以私蔑我。令乃慚去。擢四川右布政。尋轉左。乙丑入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時施州苗黃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濛檄川東諸道兵進討。賊入深箐。陵高阻隘。發礮石。傳毒矢。以拒我師。濛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斂其機。使石不得發。直抵砦門。斬其酋。呼聲震天地。擒馘餘賊。以千計。破碉房百餘。中勢窘。乃投湖北。軍降。二省因先入。疏爭其功。濛具言楚蜀異勢。而撫剿同情。功不宜顯。有朝議竟直濛。有大盜楊珂。爲楚蜀患。歲久愈熾。濛計吾不疾剪此。是遺不可爲之疾於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濛聞貴州命。而兄範前卒。感慟得疾。以畏簡書。故不敢請。至是上書乞骸骨。再疏得旨。未卽途。忽鎮遠邛水諸苗叛。濛亟誓師出。不意一鼓平之。明年始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者三。濛杜門養病。謝絕世事。日以圖書自娛。瑩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母像。其中事之如生子。

禹謨既成進士會覃恩得進階通議大夫乃以手加額曰老臣分填溝壑乃更辱嘉命哉惟有清忠二字遺子以報國耳濛美髯夷度飲人以和宦橐如洗而稱貸以急人無怠心詩文不爲名高觸典卽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詩文稿若干卷藏於家

廣西左叅政陳喻之茂義

陳茂義字喻之慈谿人登嘉靖己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北兵車駕員外郎時郭武定恃寵而驕嘗以手札取馬價銀二萬兩大司馬與同卿咸懼其意首鼠不能決茂義奮然曰馬價祖宗儲以備邊卽御札且難之管札何爲者竟寢其請朝論偉之樞務奏對咸屬茂義手出無不藜然當上意者同官服其

才秩滿陞廣西布政司右叅議廣西地控百粵徭徭雜居有土酋盧回縱所部劫掠爲郡縣患督臣謀討之顧時無可與共事者比茂義至則大喜曰小醜不足平矣遂檄茂義相機撫剿茂義親履其地環視諸酋皆岩巢犂洞上記曰譬諸鼯鼠山潛可不煩兵而定總臣報

廼單騎往諭以禍福回卽率隊長五十餘人歸命於軍門而副將張經者耻功不由已乃危言以激督臣竟縛回梟首回黨盧仝盧派聞回死復聚衆爲亂聲擊武緣諸城總臣始悔不用茂義言曰欲靖此蠻非陳叅政不可茂義復單騎入武緣招諭之仝派知茂義來相謂曰是活我生命陳爺乎投戈羅拜面縛如初思恩一帶悉獲安堵敘功賜金幣增秩一級尋陞廣東按察副使兵備瓊崖所轄深箐鬼谷大磧絕巘諸黎盤錯其中而羅常那剛尤驍勇善聞殺掠吏民并落爲墟裨將張世延以戰歿賊勢益張茂義奉臺檄監左哨六月衝暑航海勒兵擊破郎温椰根諸峒斬首數千級俘馘招降黎巢悉平捷聞再賜金幣加俸正二品茂義又慮夷僚雜居易生他變更條上八議爲善後計海外法弛多墨吏則繩其不戢者僚屬俱滌慮以承創文崇書院課子弟之秀雅者瓊人尸祝之遷廣西布政司左叅政當是時夏貴溪當國任愛憎爲取舍茂義未嘗以一字抵政府政府銜之茂義慨然曰吾母老矣寧能改顏面以奉要人乎遂拂衣歸歸而宦囊如洗復遭倭變燬其廬扶母走

郡城僦屋以居無溫容曰是數也惟恐傷老母心無何而子願正登進士第輒焚香手額曰吾何修而邀天之後福有若是惟有清白一節遺兒子耳故願正歷仕餘二十年茹苦若寒士遵父訓也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國朝名士志人物志善惡紀錄燕石稿共若干卷行於世子願正自有傳

按察司副使茅順甫坤

子國縉附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以文章名大家卽海內所稱鹿門先生者也方其爲諸生時卽眈眈有千古之思抱卷伊

吾盡丙夜不少輟嘉靖甲午舉於鄉又三年而成進士

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

屬坤坤艷然曰吾安能以三寸管爲相君作私人乎執

政銜之謁選得青陽令甫兩月以艱去服除補令丹徒

時江南旱飢徐沛間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坤馳檄

諸司得解其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并導富民出貲收

糴於稔鄉歸而出糶踴者遂平又議於蠲外請折留諸

漕粟以賑貧民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隨宜布畫大略

倣富韓公趙閱道故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



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然已而召為儀部郎亡何徙稽勳當是時坤名滿天下都人士無弗延頸內交坤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郟遂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慷慨之風坤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每一篇出海內爭誦之鹿門先生之名益重而齟齬者益眈眈視思修郟而未已戊申遷南駕部郎尋改儀部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徭獍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丁等砦鷲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之督府

應檟聞坤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坤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兵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為備矣計莫若鷲剿者如鷲之搏兔然伏於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檟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為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枝四出遠獵以為常賊玩而懈而我兵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画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目中矣乃命所部兵為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

日軍門進十萬兵討其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且惕於榜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寨擒斬百五十人是日坤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蓋坤以鵬剿行大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

天子加應欖大司馬而晉坤爵二級癸丑遷大名兵備副使倣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輛以禦虜衝嘗提兵戍倒馬關制府楊博視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於朝而

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坤細事奪其官以歸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先是海夷之訐東南也胡中丞宗憲雅知坤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坤有力焉以故宗憲遇坤最厚而坤舍中奴因狐假里中里中人羣聚而譁直指龐尚鵬遂收二三奴置之法詞連坤坤寔不知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疾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於龐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坤於書無所不讀於文嗜班馬歐蘇人爲詮次品蒸而所自結撰不爭奇於句字間今讀所著白華樓稿玉芝山房稿耄

年稿率雄渾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性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歿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卹之終身不倦。而於宗盟尤篤。貧而待之舉火。若昏且葬者。歲無慮數十家。平生所升沉訾譽及一切文字。酬應無虛日。似皆足以損神滑和。然其真愈完而竟躋上壽。以終四海之聞。而知之者。又稱鹿門先生爲異人。子四俱以文章世其家。而仲子尤有名。仲名國縉。字薦卿。以進士。初令章丘。視民如子。視民事如家事。凡所以爬搔洗剔。必措民於衽席而後已。章丘人家戶戶祝胥。稱之曰慈父。以高第徵拜侍御史。明年計外吏。向所齟齬鹿門先生者。復修郤於其子。誣縉以刺求便地。坐當調。章丘人憤曰。賢令如茅父。而人求多焉。謂吾曹無三寸舌邪。詣闕白冤者數百人。當事不爲理。竟調令浙川。時流民嘯聚剽掠。聞縉來。曰。此仁人也。願受塵而爲氓。復爲轉穀以賑。治糜以哺。一時登浙川民於衽席。如章丘。浙川人爭尸祝之。亦視章丘有加。政聲籍甚。擢南京屯部郎。尋改水部。以鹿門先生九十壽。使閩歸。稱觴事竣之官。榷湖陰稅。施苛禁。剔宿蠹。商旅歸之如流水。不三月而課足。當一年。

九月復歸省而鹿門先生逝矣。宦前後二十年。出入數  
四。卒得奉湯藥。含斂。人謂孝感。服除。工部適報最痛鹿  
門先生。鑄職非辜。具疏白之朝。略曰。先臣坤。任粵西。不  
煩軍典。錙銖以鵬。剿收大征功。蒙恩錄擢。忽受顯黜。一  
事而功罪迥異。何以示沮勸。倭犯東南。爲墟。先臣從督  
臣胡宗憲。畫策平之。不敢希賞。而更得罰。比采廷議。宗  
憲業蒙洗雪。而先臣何辜。沒齒不白。臣請辭所應得勅  
命。復先臣致仕。疏七上。始下所司。以例格。僅予閒住。已  
遷郎中。視夏鎮河。或言沮洳善病人。不可往。縉叱之曰。  
人臣事不避難。河不治。則運道淤。此何事。而可辭爲。卒  
勤其官。而水死。將屬纊。戒其子元儀曰。無讀非聖之書。  
無行不義之事。遂瞑。鎮人相向哭。失聲。章丘浙川聞訃。  
哭祠下。如喪考妣。縉天性孝友。鹿門先生病疽。日夕不  
稅衣冠而侍。時婦蔡亦病。或請視之。縉呵曰。吾婦方急。  
吾親親。愈自起耳。卒不一入視。已而翁與婦俱無恙。官  
金陵。以樓舫迎鹿門先生。間奉游諸名勝。賓客旣集。縉  
爲鞫臂。跪上酒炙。先生歡樂之。與賓客談詠。興盡而反。  
都人士無不嘖嘖稱茅君能養志。事嫡母逾於所生。伯

兄翁積才高而放以酒自豪縉數規之伯不喜縉執禮彌虔季維才高而文弱以詩自豪縉亦數規之季不喜如伯兄而縉誨之彌篤季尋悟曰仲兄愛我季亦事仲如仲之事伯縉又割腴田五百畝差五服親踈而周其急名曰茅氏義田又爲義倉積粟以賑凶荒族有售百金產者三售三反其田蔡司馬子客死其遺孤幾沒豪手收畜之妻以女而名之曰武猶嬰杵之於趙孤也鹿門先生以文章爲天下法程縉承家學其文汪洋恣肆援筆千言詞旨俱美而大指以學在適用文以經世古今事成敗人得失揆度鑒別無毫髮爽授之以政迎刃而解所刪評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菽園詩草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珮

祝珮字珍卿太平人福建按察司副使戒之曾孫也少從章文懿公受易得其詮要爲文務以理勝選隸學宮儕輩咸下之以賢入北雍中順天壬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歎曰丈夫欲自樹奚必擇塗而趨哉遂謁選授孝感令尋丁外艱歸服除補知羅田羅田介萬山間民習

獲悍而負險絕。爲暴客藪。珣至則食咄寤畫殫圖宣猷。視民力所急。民財所誦。而煦嫗樽節之敷。其良而摘其惡。無賴者。邑有大猾。根株盤固。更數令不能治。珣庶其諸不法。具獄磔於市。里社乃安。時屬歲侵。而南狩。所過空杼倒困。則舉弃室廬而逃。珣於諸應費。並從節縮。復訂供帳簿要。請於有司。不得溢數。而濫索約省十之四。次夏又飢。民之殍於茅篁砂礫者。比比相枕籍。珣便宜發粟以賑之。戶分別大小。以爲所給多寡。而復禁閉糶。蠲逋稅。以長活者。殆萬計。屬郡盜熾起。赭衣白晝。剽行聚落。顧數討數叛。迄不能底定。珣決策曰。邑聯英六淮。廬之鄙。帶商鄧。汝息之疆。地深阻。民雜。逞不逞。類有所主。故能爲變耳。乃密緝奸孽。爲內應者。十餘輩。當以常刑。尋餘黨。復嘯聚壘於崇崖之巔。席險負固。以稱亂。珣圖六關形勢。坐而籌之。謂四陲懸絕。彼以地勝固矣。然周而夷曠者。非盜有也。乃移檄徵諸路兵。馮牙誓師。犄角要害。厚集兵力。奮距而直薄之。元歆授首。羣從卽戮。覆其巢而返旆。百餘年盤結之寇。一旦殲之。無孑遺。當是時。湘藩言善政者。必首推羅田。令他郡邑。

間有滯獄疑訟，久不決者，皆願屬羅田令決之。片言所折，兩造允服。臺省交薦，徵入公車。而銓司固泥資格，僅遷同知武昌。珞不以是不滿，隨牒效職。若令於羅田時，擢刑部員外郎，尋丁內艱，服除當補，乃抗疏乞休歸。珞居官儻然，所至以介潔自標，尤約已務施於親族。多所資給，或有負者，每折券不責其償，與人懇款，見情愫然。一軌於正，不爲媵媵猥瑣之習。居家植德者十餘年，而後卒。年七十有五。

陝西行太僕卿商汝明廷試

商廷試，字汝明，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明習典章，事至燭照，斧斷老吏謝弗如。遷廣西司員外郎，奉詔慮囚雲貴，所平反者數百人。以內艱歸，服除，補原官。尋進郎中，會虜入闕下。肅皇帝怒，本兵不卽發兵急援，戮之西市。并下職方郎於獄。廷試當按之分宜，相與郎有連，遣所親屬廷試。廷試曰：兵之緩急，在職方。尚書且坐是死矣，郎烏得免？吾寧忤執政，不敢骹三尺以忤。上與郎俱死，無益。持之益堅，分宜大銜之。遂誅其資，出爲黃州守。黃楚劇郡，疲而善訟，甫下車卽

斥胥吏舞文者數人檄下諸縣有所攝與爲期期而不  
至有罰終歲不遣一隸下諸縣晨起視事公門洞開欲  
訴者無所閔訟入立剖獄無繫囚諸縣有所輸第驗封  
立接庫無羨金吏束手無所爲郡庭闐如境內大治河  
南賊師尚詔糾衆爲亂光與黃接壤遠近洶洶謂賊且  
旦夕渡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廷試爭之曰尚詔陸  
寇耳當走山東鼓飢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  
必不至調兵何爲旣而賊果不至黃與九江接壤土人  
爭畛而鬪所司輒以叛聞議者欲發兵以討廷試又爭  
之曰聞而爭地非叛也發兵何爲守請身諭之廼單騎  
往衆感泣相率羅拜請死廷試與其長偕來見撫臺竟  
不發一兵而土宇帖然遷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青州青  
故多盜而楊思仁者以其兄殺人繫獄將刼出之哨聚  
數千人諸黨分部中外尅期而動值廷試初下車戒嚴  
賊不得逞廷試偵知其狀亟以兵掩捕之賊擁衆走濰  
濰故多鑛徒廷試曰賊若合鑛徒據險阻卽難圖矣遂  
進兵急擊之賊大敗斬首六百級宥其降者千餘人度  
思仁必走河南先期遣勁卒要諸途果獲之賊遂平蒙



陰鑛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千餘人。又不能捕。廷試曰：「是可以計取也。」廼誘其腹心周某者，厚撫之。因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汝其爲內應。功成當爵汝。」對曰：「唯唯。」尋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廼遣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巢。周歸，卒以廷試語語賊，且言已放操。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禽。廷試在青平兩巨寇，竒正迭用，功甚偉而耻於自張。捷書上兩臺，又不敘所指授。旣失兩臺意，疏下本兵，分宜挾宿憾，喉臺使掩其功，而以罪論。調雲南副使，備兵金騰。廷試亦不鞅鞅，緬酋莽達刺者脅三宣撫以叛。廷試駐兵騰越間，以禦之。酋不敢動。自雲南量移陝西，陝西職在馬而仕者視爲散局，率高卧不事事。馬政日隕，廷試欲稍稍振之，曾不得展。廼歎曰：「湖山遲我久矣。」遂自投劾歸。廷試曉暢物情，氣定而識遠，故隨其所至，輒建樹炳炳。識者謂廷試可肩弘鉅，然天性夷坦，旣不能媵媚取容，又不能結交延譽，故挾負雖磊磊而世不盡知也。家居踰二十年，日惟課子弄孫自娛，深究

黃老養生之旨其於一切嗜好泊如也晚更號澹翁以見志其學博綜今古叩之輒響答發為文詞不事組織而克然成一家言有明洲集及所訂叅同契藏於家

又矣後自外放歸致有朝野歸慕式而痛其對其如君贊我精粹餘餘述之曾不餘氣以獲日勝山數矣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終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目次

經濟

明四

右都御史沈汝柵子木 子做焯做焯做焯附

湖廣左布政馮汝迪叔吉 子若昌若舒附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櫬

右都御史吳時來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四川按察司副使葉際清應乾

父允揚附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兵備副使陳履卿茂禮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願正

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陳忠甫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魯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鈐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黃國何履貞仲方氏閱

經濟

明四 共二十一人

右都御史沈汝楠子木

子倣 焯 倣 焯 倣 焯 附

沈子木字汝楠歸安人登嘉靖己未進士第授當塗縣知縣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闔又橫索時太守有心疾將箕歛於闔右以供子木裂皆爭之乃已子木又謂

王長史曰。王而體。天子意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啓王。王曰。此賢令也。卽日命從官揚帆去。明年歲飢。賑救有條。民不知其無年。擢虞衡主事。領盛甲廠。廠有中貴主之。物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子木立召工匠。嚴諭之曰。若曹不覩庚戌事邪。虜酋入寇。兵甲不繕。主者皆獲罪。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弃。令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吐氣。癸亥。虜果猝至。通州禁軍出禦。敵戈矛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利可用。雷司空禮大嘉賞之曰。此實心任事者。使人人如此。何職不舉。未幾。遷都水員外郎。是時。上居西苑。離宮別館。營建甚多。子木亦兼領上方工作。皆身拮据。其間省水衡金錢萬計。會河決徐沛。進郎中。領南河。晝夜宿河上。告成。晉秩一級。出爲建昌知府。前此江右有洞夷警。郡募兵爲備。多江北人。久之。議罷奉令者。失調。護諸卒呼噪不散。勢將爲亂。子木急馳單車往諭之曰。汝輩誠不畏死乎。勁兵在近。壞撲滅汝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橫死鬼。痛矣。今爲汝請九十日糧。供衣履之費。以行。脫介冑。

反故土不亦善乎皆感泣搏額曰公實生我遂羅拜去是日微子木幾殆擢廣西副使領右江兵備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徭縣令寓郡遙領之不入縣而令馬希武者慙喜事妄議城焉子木曰此示之疑也徭將生心而直指李良臣與馬有連主其議城未半諸徭已警警譁馬猶不省謾爲大言無何變起竟殺馬令

上震怒命急剿之而開府郭應聘重發兵檄府江還兵擊之故事土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檄至已正月東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會道中又大雪沒膝乃

粵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苦遂烏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子木俱駐融縣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還子木曰此引盜自逼也吾一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密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都指揮黃鸞率浙兵三千直趨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剿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遠縣印戮其酋督府疏聞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右叅政仍領右江未幾與廣東夾剿羅旁窮其穴拓地千里以功晉布政使爲忌者所中降湖廣右叅政督

轉漕尋晉按察使遷山西右布政尋轉左晉中大飢做  
 鄭俠繪流民圖奏上得捐帑金十萬為賑因命吏為粥  
 以飼餓人全活者甚眾晉右副都御史撫山西督雁門  
 等關軍務撫晉三年功為九邊最制府疏聞賜金綺者  
 三人為兵部右侍郎以父喪歸無何而閱視者有言調  
 南京家食者且八年起南京太常寺卿閱掌故見懿  
 文太子四時有祀而建文君獨無心竊痛之乃疏曰  
 皇上以孝治天下殆三十年欣承祖宗諸盛典無不  
 釐舉獨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建文君高

皇帝孫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即當  
 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  
 朝三日則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沿至今貌  
 無成說生為金潢玉牒之主沒銜斷蓬飛草之怨若敖  
 含餒伯有無依不亦悲乎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  
 諸臣下褒祀之詔伏讀制詞有曰仰遵聖祖遺意褒  
 表忠魂夫忠於建文者且祀矣乃建文獨不得祖  
 邪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曾以景皇帝為比議追  
 謚夫謚固當議則祀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

次間稱號難定。是不知禮以情伸。數緣時降。第獲登蠻。一俎猶愈於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爲留都誕育之區。臨蒞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卽其處。或祔於高皇帝之側。不則懿文太子之側。廟祔弗淪。儀典斯秩。累朝未備之禮。今日集其大成。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惟欣交暢於皇上之善繼述矣。奏上下禮部議。如所擬。覆上。不報。然時論躋之。轉通政使。乞身不許。晉南京右都御史。稱疾不赴。歸。已酉。以病脾卒。年八十有二。子木。狀貌魁梧。昂然挺立。爲人慷慨。多大略。汪洋千頃。莫可涯涘。居官不上虛聲。所經畫皆久遠計。崇理學。工文辭。有著述數種。藏於家。子四。倣炤。大名通判。倣焯。南工部郎中。倣烱。見官南京兵部尚書。倣桓。貢生。

湖廣左布政馮汝迪叔吉

子若呂若舒附

馮叔吉字汝迪。其先出南唐。二延尚書。後徙慈谿。代有偉人。父爨。爲諸生時。與從兄司寇岳憲副璋。齊名。娶錢氏。生子三。叔吉其長也。年二十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四。人。癸丑成進士。除泰和令。當是時。叔吉以子奇之齡。河陽之表。賈生之文。宰百里。人望之如神仙。或謂喜修文。



者武事未必備。定五革隱五刃終非吹霜噴露寒暑筆  
端者所能辦。而會洲之龍旱塘之湖二窟者聲勢相倚  
每出輒署里閭口某日劫西鄉某某日劫東鄉某吏搃  
手莫敢問。叔吉薰賊左右隣與有連者密逮之。至諭曰  
若隣賊而府賊府賊名窩罪浮於賊吾姑貸而窩凡賊  
入城而先告吾無泄語有泄者先且族而家於是嚴城  
中宿互擽者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一意伺賊入  
城路頃之一賊魁入城隣以告立擒之其黨未知所出  
數日復一擒之居數日又復一擒之賊徒震懼匿旁  
空舍不敢出。叔吉乃令鼓人攜鐸羣吏弊旗車徒無作  
銜枚直抵其穴一鼓殲之盡俘其妻孥以歸於是四郊  
五涂戶戶不閉邑故有土城而未甃叔吉曰家以垣籬  
隈闕爲城國以山河城郭爲護金城鍊郭寇不敢賊吾  
豈以門戶爲戲經營爲擾乎乃雉之軌之錯之不傾之  
地卽言者交口不便勿顧也後七年而粵寇至民依城  
以完僉曰馮侯生我未幾召入爲小儀尋丁內艱中輩  
語被察左遷兩淮運判擢徽州丞遷守池州進江西憲  
副復左遷晉少叅會盜掠蕪湖藏遂移江南備兵是時

大江之濱東自武昌以會於大雷西自豫章以通於秦淮物衆藏奸地寬長孽於是萑苻之間潢池之警在在而是叔吉於濱江設皖城荻港二營置二樓舡舡有帥翼以戈舡數百艘艘以旗幟爲別而又設梭舡游檄江上以察軍慝搏謀賊嚴夜行行者執而錮其舡之首於於長江上下數千百里鐸振旗作鼓行鐻鳴若常山蛇首尾相應有警則江山搖動林壑飛騰楊么李成之徒亡所厝趾賈人子弘舡巨艦連舡接艦風停雨歇卽野泊如登堂奧江賊旣遁鯨鯢不波而又虞其恣於陸也乃議城蕪次城銅陵城望江城桐城築清溪隄護以千柳選材官分制諸要害以一叅軍爲中樞以二萬戶爲犄角又部署良家子弟爲土著百道亡飛走之虞金陵鞏金湯之固江右蘓浙諸隣封亦俱枕枕上矣復從江南轄楚右丞尋晉左僅僅一年議通錢法更定江防申飭漕艘劑量宗祿鉤校賦役井井有條無何而丁外艱歸遂絕意仕進屏居文溪山中不復開口談世事惟一意督訓子弟甚嚴二子若呂若舒次第舉應天舉南宮遂肩名輦而復以其訓二子者訓從子若愚及婿張丸

德俱以妙齡成進士，駸駸登膺仕，未艾也。說者謂二延尚書大馮君、小馮君，今復見於慈云，叔吉爲人，倜儻負大節，氣局宏廓，而內周詳，爲國家肩巨任重，不避仇怨，法所不可不移，如山斷在必行，雖賁育不能奪，歷仕凡三十年，其經濟大略，出自天授，精神所鼓，金石爲飛，雖簿書猥瑣，靡不精核，而籌畫兵務，尤其所長，孰謂修文者而不必諳武也。然負氣巖巖，耻屈意權貴，而忌者亦用此修郤，故終不能取大位，掄材者至今惜之。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視道七議，江防十議，若干卷，藏於家。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櫝

范櫝字子美，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啖餅數枚，以廉謹稱。得時譽，當事者因欲致之門下，櫝不肯往，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始補刑部進員外郎，歷郎中，出知淮安府。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櫝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櫝所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

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少食糧告饋  
檟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甍墻築堡  
因塩商積粟爲持久計檟度賊勢未解慮餼不繼言於  
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軍門已截  
留運糧五萬石檟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  
從亦緩無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  
就舡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  
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  
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舡艦萬餘艘兵衛  
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  
撤之檟傍廬置敝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  
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檟略不爲儲侍漕院大憂  
之召爲語檟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曰乃欲委罪於  
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  
奈何檟曰今王舡方出糧舡必不敢入聞比次坐候日  
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餽直  
趨役必喜第湏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  
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

後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櫝進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者，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饌，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櫝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鶩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按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饌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櫝遣人持鑰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淖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祗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孛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調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櫝心疑其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閉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弗言捕賊也。」卒旣散去，櫝命輿謁客西門，過街

市搏者前訴卽收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  
官司不暇食暇問汝聞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警備而  
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  
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  
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晨捕賊首已遁其孥  
媼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  
餘賊潰散是事微積且不測彊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  
而玉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  
時亂後漕院以其多備也議合之檟意弗同漕院怒遣  
舉之身自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連城圖大享勞羣吏  
令人邀檟檟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  
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於是搜遠  
歲逋租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檟竟拂衣歸去之  
日郡人扶携悲戀婦人女子皆登埭而號或騎馬拏舟  
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返檟於學以力行  
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  
者以爲老生其論事明足蚤知勇足立斷仁足堅守乃  
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卒年八十一

所著有洗心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於世。

右都御史吳時來

吳時來，台之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卧疾，時來攝城守，復奉巡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墨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砲佛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予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污蒸染，因大疫。時來乃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士諸路兵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獮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

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人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寧安能登，卽登從高墮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蓋。時來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樵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隄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筭。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而



本始所爲繫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分宜父子橫甚，靡其牙者無不立碎。時來疏其不法事，以中旨逮，詔獄廷杖，得不死。遣戍嶺表。隆慶改元，起自行中，游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閱視江防，與時宰不合，拂衣歸。時來爲人性慷慨，負奇節，於書無不讀，而其諳解韜鈴，則天性也。方倭之犯松，儒吏愕顧，城之不陷者，纔如纍卵。時來初官司理，無守土責，顧慨然以一身肩之。出入危城，躬履行陣，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羸弱爲貔虎，障蔽全吳，保寧畿輔。跡其所就，視當日之建旄秉鉞者，爲何如。及事既定，而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賞，時來獨隱默不言。若未嘗身與其事者，此非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能宜其立朝，而以忠節顯也。說者曰：公以經濟之才，矢忠貞之節，故其建立表豎，偉絕一時。時論以爲允。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富人，其對者亦公。國有難，顏鯨字應雷，慈谿人。生而穎悟絕人。幼學，卽慨然志古聖賢，徃徃離訓詁，自爲悟解。洞窺性理，秉心高亮，規行

矩步不媿姍隨人以澄清天下爲己責嘉靖己酉舉於鄉適母喪廬墓三載丙辰始第進士授行人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京通等倉時富人馮漢者怙定國勢貸子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巡漕使者噤莫敢發鯨方在事軍民投牒故陽不爲理漢意鯨庇己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告牒考訊皆伏論殺之又請裕邦儲飭漕政四事皆稱旨施行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請倉廩惟便鯨下令禁軍官軍一體惟官所畀不得自請復議罷海運魚腹餒之至今出按河南省驛逋冗費以蘓民力中使相戒毋入洛境是時伊庶人典樞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上所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徼兒飛騎自河北湊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鑛盜鳴鏑之雄爲爪牙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狀日伺上春秋高訶中朝有故卽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鯨將之中州詣華亭徐文貞相國請曰有如輶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仇咸寧王伯安者相國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寧

夏南昌之甲錯實挑之。鯨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天子攬綱結網，何寡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距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殛之。相國大喜。鯨馳至河南，以叅政耿隨卿往。隨卿倜儻多奇略，謂鯨曰：洛陽所能縱橫四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鯨曰：諾。隨卿遂一夕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歎息已而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

問故隨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厚隨卿，不疑，相與伏地泣曰：耿公生我，隨卿復謬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於御史，御史得若，輸心共計。且以若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隨卿來見鯨。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謬從旁解之。鯨曰：爾第反罪爲功，吾當貸爾一死。鑑頓首惟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鯨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訛，疏上格不下。卽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先矣。

乃奏記相國。相國以間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鯨。因上書大司馬言狀。大司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人，橫行洛城中。鯨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沔寇起，鯨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駐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駐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濟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沔爲名。召王鑑、齋牒數千人入玉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淫虐康回，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鯨念兩河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宮人多強奪民間女，護衛多亡命，請以沒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官女散民間，得旨報可。而羣璫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鯨勿堅持爲身家累。鯨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鯨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往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

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騷然諸藩苦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龍舫所過橫苦鯨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時德安接壤汝南多蘊盜宣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黔沐專兵柄漸不可制鯨請改德安屬鄖陽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瑞言事切直

上怒杖濱死下錦衣獄且論辟鯨與給事中馮成能昌言於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媿死奈何坐

視令 主上殺直臣乎時相感其言瑞得不死九月提督北直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顧化先是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列校要郡連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典令高世儒爲平賦法令羣役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勲衛上可其奏莫敢爲辨鯨抗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良臣不顯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 上怒謫湖廣安

仁縣典史陞寶慶府推官南京武選司主事改南京吏

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士習文章爲之不變。時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願指當路。囑祀其父鄉賢祠。鯨嚴詞卻之。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萬金賄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爲金穴。莫敢問。時鯨視總憲篆。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不爲動。武昌夜失囚。鯨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檄沿江巡司詰朝次第就縛。二年四月。校士湖南。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遊南嶽。著祀南嶽文如春陵。祭瀟溪先生。過寧遠。著舜陵辨。九月。至長

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博士會於岳麓。席地旁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復大會諸生於瀟溪書院。論孔顏魯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以忤時宰。左遷山東叅議。鯨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足者。道德功勛。旣修。世廟實錄核楚事。闡潛德。崇真儒。時宰以爲異已。遂以試貢事修執。鯨了無愠色。亡何而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銜鯨。從旁贊之。假以大計。奪其官。鯨林居介特。不問家生產。奉餘散宗黨窮交。衣

粗食糲，日以講學著書爲事。丁丑正月，集同志講學於  
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及金塘  
不可開議。十七年丁丑，著易學義林，書成，歎曰：昔孔子  
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資之，繇鼎革之際，三致意焉。蓋玩  
之終其身，至帝編三絕，今吾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  
若有前知者，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五。鯨歸田十有三年，  
會神宗皇帝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首疏於朝，自前  
權貴淹抑狀，請破格擢用。嗣是而臺使者歲列薦剡，前  
後凡十八疏。當事者竟以常格題，詔准先朝直諫厲汝  
進例，用湖廣提學副使致仕卒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  
妣。未幾，其門人祀之於慈湖學使者，祀之於郡邑。而楚  
人郭正域爲之論曰：顏先生窮理似王伯安，剛直似海  
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使顏先生而在孔  
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矣。君子以爲知言。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張瀚，字子文，錢塘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釋褐南工部  
都水司主事，內艱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  
出知廬州府。甫下車，卽葺宋包肅公祠，爲文以酌，謂孝

肅風裁節槩山斗百世乃人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瀚治廬一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一時翕然向風稱大治無何以外艱歸服闋補大名其治大名也一以治廬者治之庚戌虜酋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飢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岌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張守文武才銓部察瀚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叅政被誣劾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遷福建叅政轉山西右轄直指某者欲庇私吏不得撫瀚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以爲罪疏上瀚卽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光祖爲吏部郎爭之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讖也。祖與瀚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瀚者。寧罷祖，然猶以兩請奉旨，得留用。尋除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瀚跋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湏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冰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本兵不爲敘。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飢民嘯聚，當事者議剿。瀚謂：「此屬迫於飢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卽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兵部左出鎮鳳陽，督漕運。亡何而改撫兩廣。時嶺南寇賊克斤，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瀚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已而俘金，轉戰海上，大破之。捷聞，詔賜金幣。瀚以一本勢張甚，由左廣大帥選悞偏裨，不用命，以致猖獗如是。乃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幕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瀚聞變，卽遣中軍李峩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回兵卽與大猷夾擊一本。賊渠授首，餘黨悉平。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瀚業奉旨鑄秩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而功無所敘。新鄭人

相起撫陝西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再進工部尚書時太宰楊襄毅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瀚名以聞上謂瀚聞望素著超次特簡瀚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上賜宴若令貪殘者逮遣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清上愈重瀚凡園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衆屬之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示寵無禮翰江陵喪父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爲牘風瀚使留已曹郎請覆議瀚若不論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瀚弗聽已有詔切責謂瀚奉諭不謹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疆直至不能自持瀚獨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瀚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瀚北面稽首曰臣髦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而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

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年。上念瀚舊德，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癸巳，以天年終，計聞賜祭葬，謚恭懿。太史焦竑論之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京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凜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窺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鑪，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下澤也，可謂知公矣。

四川按察副使葉際清應乾

父允揚附

葉應乾字際清，慈谿人。父允揚同知灤州，應乾年十六隨父之灤，以故籍克京校弟子。庚子領順天鄉薦，越六年而成進士，授高安縣知縣。考最陞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改駕部郎中。聞灤州訃，奔喪歸，而忌者誣以匿喪，竟用京考鑄秩服闋補兩淮運判，以薦同知揚州府事。時時代守爲政，會景王之國，他郡多以供帳不辦致

有煩言。應乾率所屬踐更迎之。湖濱厨傳井井具設。從事歛戢如無事。然而興化有重賦萬餘。邑人苦之。邑貴人方秉樞柄。欲移之他邑。以庇桑梓。應乾曰。興化固竭澤。奈何以隣國爲壑乎。固以代庖。辭坐。是失貴人。惟勿恤也。擢南昌府知府。秩滿。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建昌。建昌居邛夔間。地險惡。六衛衛長日惟蠶食其下。以潤私橐。戎政久不修。應乾登壇。下令比什伍而訓練之。懸賞格以勵勇者。於是人人超距就節制。會土酋安忠死。忠妻鳳氏自請襲官。而從弟安信謀攘之。夷俗兄死則妻其嫂。鳳氏守貞不聽。召家衆血戰以脫。當事者寬信不深誅。而信益衡決自恣。所戕害商民無數。商民訴之。信自若。月朔猶以戎服見。而擁甲士自隨。應乾所部經歷黃清。智士也。應乾使之陰布部兵於外。而令材官有力者尾之入。應乾臨陞立呼信跪堂下。數以諸不法事叱令縛之。信懾不敢出氣。遂伸脛就絆。而甲士在外者見所布部兵按劔立如堵。墻不敢動。皆奉首竄。卽檄鳳氏兵擊其餘黨。殲巨酋三百人。境內始定。而滇南鳳繼祖亂起。殺僉事張澤熾甚。檄至。應乾計繼祖娶於會川。

故與連衡而會川者建昌所屬衛也先遣兵守金沙江以扼繼祖之至已而繼祖果以萬衆渡金沙遂合滇師夾擊之應乾躬擐甲胄冒矢石爲將士先士勇百倍遂破其軍繼祖以隻身跳匿山中不敢出向鳳氏故德應乾而其母爲繼祖所害每欲復仇而未發應乾知之密召鳳氏至授以方略使圖之鳳氏使間間其所親者爲內應而自以兵感之遂斬繼祖事平應乾當以首功論讓於滇師而自居其次兩省方以功上而江右直指撫其舊事誣劾之遂落職歸歸而着田間冠日召故父老與論桑麻較晴雨絕口不談往日事而蜀滇兩督府不忍以言者故沒應乾功謂應乾才兼文武堪大用疏四五上有詔致仕仍敘擒安信斬鳳繼祖功兩拜白金文綺之賜應乾卽以所賜金營葬於玉麟山陽北向稽首曰臣死骨且不朽矣居恒神王無他疾亡何而疾竟不起呼諸子訣曰古言之行不媿影寢不媿衾吾力茲二者死不媿棺遂瞑年八十有四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刑部主事杲之子幼英敏不羸

八歲從其父遊道遇客語安南事祖曰是必克夫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寧煩再計客奇曰是兒雖小已有食牛之氣異日當以經濟顯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近塞而衝民不勝役多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甦凋弊又爲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祖乃自具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祖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祖入覲嘯萑苻中爲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昵後令至柟爲具饗令令不時至柟拒戶嫚罵令恚中柟麗大辟坐繫者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柟爲謝祖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橫行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命祀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嘍

惜不能剖臺以屬祖。勸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闌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祖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劾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後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祖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視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炳緣。上寵以要樞。引祖。祖不應。得南京禮部郎。秩滿之京。分宜嵩稔祖名。語人曰。陸君。瞻我符卿可得也。祖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祖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祖。南豕宰王用賓力救之。得免。遂以母病乞歸。尋母喪。服闋。值嵩罷。起禮部郎。尋轉儀制司員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祖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祖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祖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上從祖議。皇孫生裕邸。祖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稱祖。

有卓識未幾調吏部司封郎已轉文選祖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如別黑白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崇古仁和張瀚嘉魚方逢時曲周王一鶚肥鄉張學顏皆掛人齒頰祖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崇古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瑞爲上官所排祖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祖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時祖已陞奉常典屬國矣衡嫉言者論祖恣橫內璫復有從中搆者遂得旨罷免居數年神宗皇帝登極言

者謂祖不宜久廢起丞南太僕歷遷大理寺卿以外艱歸服除起歷兩京大理召拜工部右侍郎初祖與江陵相公同年友善及江陵在政府祖引誼規諷甚切及奪情祖遺書開諭江陵不納意雖銜甚而未有以傷也俄論改折祖固請輕之江陵變色曰公爲豪地邪祖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江陵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祖祖復罷江陵卒起南兵部侍郎尋轉吏部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



逢當路祖獨謂江陵府權耳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爲南工部尚書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刑部尚書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祖曰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吏部尚書庚寅召入爲刑部尚書明年吏部尚書闕廷推祖上雅重祖名遂拜吏部尚書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闈者毋入中涓書時中旨用二臣入內閣祖言廷推舊制毋壞祖宗法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踪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勸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旨斥選郎王教等祖爲申救深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祖者祖遂稱疾不出無何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旣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而瞑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訃

聞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謚莊簡祖自少有大志嘗  
書范文正公做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語於案以自勵平  
生推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與人交披示肝膈杜  
絕機械富平孫丕揚向爲御史論祖祖曰孫公賢者寧  
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殷勤謝之其後在事  
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  
亦嘗論祖壬辰大計祖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惟若無  
纖芥晚年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曰何不登  
用後進爲將來地祖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  
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若穴矣吾何敢先身  
謀而後國家自通籍以來六任六已強半丘壑未嘗有  
所攀附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  
久而愈重且信蓋祖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  
繫吝祖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  
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兵備副使陳履卿茂禮

陳茂禮字履卿慈谿人八歲善屬文人稱奇童稍長博  
綜墳典至太乙神經奇門秘術無不通曉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沮塞言官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憂徐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歷膠萊觀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礦既難開鑿而絕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餘丈不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逆觀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大司農金錢以億萬計未幾而鑄錢滇南之議起大司空難其人復請以茂禮往茂禮日集父老于庭相與斟酌議長便計估平允多寬假不責旦夕效以與小民爭利小民樂從之於是鼓鑄乃定歲以爲程益大司農金錢以萬計當是時無不才茂禮而以大司空知人善任使也丙辰倭蹂東南急甚大司馬憂之以爲非茂禮不克請改授茂禮兵部郎以叅謀軍務往時倭困江陰久知縣錢錡以戰死督臣命茂禮往援茂禮選銳卒三十人駕小舟直進倭奴舞刀跳躍兩岸上我兵欲射之茂禮曰不可此誘兵也卽微服入城次日倭駕三十六舟沿城重載出江口掛篷如飛最後三大艦倭酋坐其上見兵匝城

外止百餘人遂棄舟登岸邀戰茂禮連發三矢殺其三  
花工又以火箭射其風帆諸倭還舟救火與前舟相隔  
望許茂禮急檄水兵總張成張祚等邀截江口諸兵躡  
而圍之茂禮屈指搦筭曰尅在明日午時翌午果斬首  
二百餘級而我兵無一傷者是時倭據沈庄爲大巢分  
兵四掠萃於乍浦茂禮聞報卽督永順宣慰彭翼南都  
閩李經戴冲霄等官三十餘員由乍浦入爲右哨扎營  
未久茂禮忽見異氣起營上急令移營數十步倭忽發  
礮震故營如蓬粉大小將吏惟聲震地勇氣百倍茂禮  
乘而鼓之躬率精銳突其中堅且傳報各哨呼曰陳參  
謀已從南道攻破賊巢矣於是諸哨從之無不一當百  
遂大克斬首千餘級而賊酋徐海殲焉倭悉蕩平時丙  
辰八月二十五日也以功擢江右清軍兵備副使姚源  
故巢賊盤據支蔓僉事尤烈全軍覆沒僅以身免賊勢  
益張而茂禮適下車巡撫何願聞之大喜曰賊不足平  
矣卽以兵屬茂禮茂禮分左右哨三面進兵約日同發  
而獨空其要路一面無兵潛令指揮某率精兵三百伏  
於某道側戒之曰某日某時有衣色衣而奔者皆賊也

爲我悉擒之賊聞三道進兵而一路獨無果易服而逃  
伏兵起掩之悉平撫臣上其功擬峻擢而前以膠萊議  
沮諸臺諫者多不平遂交章詆曰是年少喜事務峻節  
以邀名可備邊方之用吳豕宰鵬素知茂禮賢乃改備  
兵瓊筦而出諸臺諫於散地茂禮屢疏乞身不許不得  
已肩暑往八月抵任以夜夢三老人貌清癯而衣冠古  
雅召茂禮與奕蚤起見寺後三古梅茂禮悟曰吾將去  
矣遂濡毫作梅花百韻詩正衣冠而逝時年三十三所  
著有大六壬十二卷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宋應昌字思文仁和人登嘉靖乙丑進士第知絳州陞  
刑部員外郎歷戶刑禮三科給事中出守濟南累官山  
西河南山東江西福建諸藩臬左右使進都察院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隨授經略以  
三品考贈祖父如其官蔭一子入監讀書兵部覆本東  
征功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昌少有大志自爲諸生  
時卽以匡濟時艱爲已任故文經武偉無施不可其守  
絳州也嘗奉檄查閱寧化等關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

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昌卽疏陳撫賞不便者三  
巡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虜對昌輒據謀以聞陳防  
虜七事江陵怒遂出知濟南後累官藩臬忝伍諸軍事  
未嘗以外補有怠心已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海防復  
營衛巡司諸舊制談者目以爲迂未幾朝鮮告急廷臣  
皆相顧咄咄歎服昌之先識而經略之命下矣壬辰初  
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倬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  
遑東顧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昫走竄義州虜王子臨  
海君肆順和君珏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京殘破  
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戒嚴詔拜昌兵部右侍郎經略薊  
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略創設大將軍  
李如松羈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制噐又倉卒未備  
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昌鑿空支吾不兩月而部  
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昌昌曰我奉命討賊  
知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十二月與李如松踏冰渡  
江惟敬復謁執款議如初昌屬繫軍中不許更入倭營  
而議討賊益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  
垣穴守牡丹峯以相犄角昌指授方略圍其三門外布

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煙蔽空、吾軍舍解、藥仰面肉、薄而上、諸門皆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筭、行長捲營遁回王京、李如松輕其屢敗、走探地形、猝遇重圍、如松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狼狽解圍走、當是時王京聚倭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十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昌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奪於薊鎮、沈茂兵遣還於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十三倉、糧盡而倭始棄王京去、昌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昌亦乞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餞江亭、高麗人傾城相送、至數百里、拜泣而別、是後也、索回王子、陪臣、宮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言者顧以請封、撤兵爲昌罪、奪其官、夫倭封於乙未、之七月、昌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昌也、昌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朝議撤之、則

撤兵亦不在昌也。昌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  
偃冰雪，食無鹽酪，臥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  
倭爲功，而以退歸金山海外之倭爲罪。此任事者負國  
乎？抑言事者負昌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耽延歲月，薦  
食畿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  
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之？昌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  
陸辭，上遣黃門陰矚昌風神，警亮噐局岸偉，大喜得  
人，賜金綺以寵行。比至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昌感知，  
遇每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撫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  
仍分兵屯守大丘、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濠，  
築關置候，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  
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揆事圖策，出人意料。每當百司  
使者，咨請輻輳，昌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  
則老吏宿將終不能易也。婁江王相國錫爵論之曰：經  
略外夷，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之，  
無處不犯，則無處不瑕。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  
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略則空  
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爲遲，速語言以譯爲



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執仇，倭去則張小爲大飾，緩爲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絕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敘錄有旨，何忍不一爲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哉！觀此而宋公之論定矣。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願正

陳願正字觀甫，廣西叅政茂義之子，舉嘉靖壬戌進士，出知金壇縣。縣多權貴人，能以其重持令，而豪奴白晝攫金，侵奪人土地，以爲常。願正首治之，犯卽傳法，無少借。更庶其豪喜訟者，創一二人，以狗頑民持牒至者，望縣門輒反走。久之，無訟，而縣稱大治。比代將發，忽流賊入邑，亡所藏金，民間之競以私財抵所亡，無後時。而權貴人以是泄其不平，遂中以白簡量移上蔡。上蔡俗務，聞狼時鳴鏑驟馬，殺越人于貨。願正殲其魁，嚴保甲，中要束道路以安。溝鎮地多沃衍，民假繕城埴爲名，侵二千餘畝。願正廉得狀，奪還官歲輸金爲廟祀，牽餼扉履。

資省縣官費歲以千計遷大理評事先是司封駁者慮持法之不咸寧骹骸以徇願正凜凜三尺辟則辟宥則宥所不與法比者駁亡數神宗皇帝初載江陵秉政務束濕金吾緹騎間引繩批根獲妖人王之奇當以不軌邀陞賞首從八十餘人俱論磔願正駭歎曰律稱不軌謂謀危社稷爾妄一男子左道惑人法當死彼蚩蚩者何知而與同坐再四駁之小司寇執不已以白政府江陵雅知願正峭直厲聲曰大理是評駁之司部擬未當頻駁何嫌刑曹始改之奇等三人爲首者坐死餘並從杖遣有差天下以爲平歷寺副正遷南雄守值歲大澇啗民田數千百畝虧賦額願正請以梁稅之羨足之遠邇擊額稱再生時大征羅旁徵募驛騷願正以藜菁路雜愚民越境罔知或失足投虎口祗藉盜糧耳上計督府請改折輸銀募近民遞運給軍迄恃以無患轉雲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安普署在會城沐國之所彈治僕御闡出爲奸利亡誰何願正飭躬率厲一切以法繩之莫敢譁外艱服除補貴州威清道兵備威清入滇孔道百粵西隣茂篁懸棧間酋長多黠猾難治滇臺檄捕叛

首繼榮願正謀知繼榮與土舍隆申密乃召隆審授方略勅與守備丁繼文知州劉承範夾擊擒之俘於滇魯溝當滇粵交粵酋岑氏世雄其地時時剽掠爲行旅患督府議剿之願正曰此夷獠故習可不煩兵而定乃親行部遣檄宣諭國威責以大義岑悟輒縛戎首伏法剗兩營分兵防禦官司其市有掠者輒械以徇沙酋與斬首構借兵安國亨報聞洵洵願正乃密遣灞陽守備發賈淑洞夷兵遮殺事已而兩院慮挑釁大駭願正卽移文國亨曰本官世受國恩何至貸兵仇殺自扞文罔此必種落納賄弄兵以狀來安氏素驍勇爲諸酋冠忽創官兵大慙省檄語開端委罪卽對使頓額謝而逮一二長官請命二酋聞之膽落蓋願正控制諸夷奉揚皇靈實身以羔羊素絲之節至鎮斥諸司餽遺安氏奉八白金爲壽扶其使加誚讓卻之迨然明之儔乎故寬之則發面承恩威之則弭耳伏罪進布政司叅政移守新鎮無何而播酋楊應龍兵起兩臺將投艱願正因婦嬰疾遂以齋捧歸御史大夫以避難論調明年大計進官貴州按察使特予致仕歸而囊橐蕭然不能構廳事拮

據九載僅完一堂家食二十年領袖諸簪紱而耻爲周  
容長吏有疵政則趨駕徃面正其過嘗自贊云無宅腸  
無逆履服官三十年不知有身居鄉二十載未嘗有已  
載籍墳典供吾求青山白雲爲吾侶卒年八十有四楊  
太史守勤論之曰嘗觀願正之檄岑氏撫安酋與叅政  
公之定柳慶武緣事先後若合符節然叅政竟爲忌者  
所掩而願正亦絕口不言功不矜不伐固其家法也至  
若勇退急流養高洛社閨門著雍睦之風燕居無媒褻  
之色嚙齒不言人過而抽揚小善惟恐弗及其於表正  
閭里洵若仲弓之於元方云

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陳忠甫觀

陳觀字忠甫世家餘姚開原鄉登嘉靖己未進士第授  
兵部武選司主事陞車駕司員外郎歷郎中尋轉武選  
司郎中內艱服除補原官練達機宜材識卓詣楊大司  
馬深倚重之出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衡永郴桂諸郡  
會新寧徭人寇掠江廣詔下命觀討之觀以兵餉方不  
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  
諭以威信徭人面縛降轅門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

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劫郴州桂陽覲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數百計招降餘黨悉平廣西賊常銀豹大駕樓船沂衡永江大掠諸郡覲又督兵殲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徭獍軍門檄覲爲備乃覲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間虜爲褫魄兩廣得克奏首功者覲犄角之力居多徭人旣平則給土田立整堡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凡士風吏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者入賀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已陞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而竟以勤勞瘁事積苦疾作卒於京邸楊大司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湏臾無死卽卿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官扈其喪歸故里先是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衡永衡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覲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魯

金學魯字子魯錢塘人嘉靖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內管庫鑰出榷荆關俱以水蘗稱其剗姦剔蝨苦心畫一者載在令甲至今遵行之晉都水司郎中治河張秋改禮部精膳司郎中出督楚學稱使者時江陵相公方飭學政議別革勅已而魯烏烏情深不能待卽策

蹇出都門江陵不喜卽請逮制勅房官褫其職同官多  
慮及魯魯不之顧也及家而母疾方革得視飯含以爲  
勝三公遠甚何論督學服闋仍楚命時江陵所飭學政  
以功令奉之矣其法首禁講學次汰生徒皆務一切摧  
抑剪棄之術以爲切磋磨礱道將在是而魯獨不以爲  
然所頒教約首令講學日學不講則師與弟所崇何業  
第謝遊士封別館而設臯明倫之堂環橋泮水之次月  
三四集不厭也凡士抱牘求試懼于新令不得前魯一  
試再試正收散收兢兢惟遺珠是慮士或以急于有司  
有司僂以新法爲齟齬魯令具副狀於其庠庠師不時  
以聞而輕重調劑之其他如賑卹之周銓補之速凡所  
以休養士氣者無不至而於江陵所申飭則大徑庭矣  
無何而奪情之事起魯曰是可令楚士見也身爲楚士  
先爲十揭以上江陵江陵不之省遂欲投劾歸而適有  
滇南叅知之命未幾楚按朱璉之彈章上矣魯喟然曰  
吾固待此久矣卽日歸築別業西湖之浹日奉封公杖  
屨爲詩酒遊江陵尋歿臺省交薦補閩臬仍鑄秩爲僉  
事其所司者則屯塩也甫下車卽首飭塩法次申屯政

凡修墜去甚不知更幾而所獨創爲後人奉若著蔡則  
箕盞編屯二法也閩人至今賴之遷江右兵備副使時  
江右歉飢民多揭竿稱亂巨室徃徃以擒勦請其流民  
入城殍死巷陌者至不勝羸魯日夜含涕求所以散萑  
苻緩湏與死者乃榜諸衢曰朝廷惜飢民不惜亂民其  
急歸里甲以候賑濟者爲飢民其搶攘道途終不歸里  
甲者卽亂民亂民行且斬矣乃急趨守若令射入里甲  
家喻而戶曉之差等其所宜貸而人授一籤隨勅他吏  
裹糧負錢以從而驗籤給貸籤行若流水而錢米之屬  
不脛而遍一時之饑瘡塞亂者亦塞矣呼吸定變兩臺  
諸大吏俱歛手以爲非金公莫辦也他巡道或議駢斬  
亂民八十人者曾爭曰民聚求食詎曰亂乎卽以斬八  
十人聞上上驚非常必不許無爲也他巡道乃止量  
移湖廣布政司叅政以外艱歸服闋仍得楚轄湖南之  
寶慶時旱流殍載道至省卽發廩賑之次褫墨吏次誅  
豪蠹次告余隣郡次講義倉積聚而枵腹之民稍稍果  
然由是而議辰餉議五開銅鼓之屯議班軍歲例議長  
沙之黔餉議大荆郵政議屯田議比徵議倉解凡可以

造福地方者無不以身殉之卽犯當事之忌騰豪猾之  
謗不顧也。曾至是已三入楚而蒞湖南且三載稱久任  
矣。縉紳士民無不信之如著龜戴之如父母卽一飯無  
不喃喃頌祝曰此金公之所遺也。績最晉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奉璽書節鉞鎮撫閩閩固曾舊所撫循知其疲  
而倭方蹂朝鮮南北驛騷曾乃蒿目時艱日夜求所爲  
事之鉅具棘者首簡戎器治舩艦練士補伍海備一新  
策倭所出沒多在彭湖乃建寨置戍以遏其衝倭初至  
令急擊不使得聚。鯨蓄力乘風窺犯屢有松下烏坵浯  
嶼銅山及彭湖南灣甘山之捷自是倭不敢輕犯閩又  
遣間使諭薩摩君長義久等激以復仇圖秀吉義久感  
動密掣朝鮮中路兵歸東西諸路倭懼內變遂解而去  
以曾謀秘世故不盡知曾亦不自言也是月上偵報平  
酋天亡疏當是時經略之師已老頒封之使方逃廷議  
且將有息兵棄朝鮮之說而閩偵適至有旨令馬上差  
人傳示經略使之一意用兵東方之局所由以獲勝筭  
者曾之以也。旣不得與當時宣力諸臣同受賞格而顧  
以小事失直指意竟有冒餉請覈之疏明年代者爲張



御史應揚復疏申理始奉旨准銷而曾之深謀巨伐竟無有白之者請代疏凡五上始得歸閩太常丁啟濬之言曰金山之役島夷眈眈吾民以綴三韓之師境內惟擾先生羸糧坐甲事事有備倭得無南最後倭遁歸則酋長毳毼之報閩實以精謀先之閩功最奇而錄者後之心最苦而忌者抑之由先生一意公家不能俯事言路遂見摺拾嗟乎安有大臣爲國家紓大難而簡髮數米自同有司者先生既不自明閩人舌短復不能爲先生力明於朝以歸居東之袞閩負先生甚矣悲夫讀太常文而曾之功有不可湮沒者矣一人里門卽以韜身名教子弟回風俗明正學爲事干牘不入公府而事關地方利病者則不惜縷縷言之時與諸宰官與蓮池大師結放生社於西湖之三潭游舫所到飛走游泳之物無不爲之迴翔者其仁心感物有如此卒年七十有九有司以聞賜祭葬恩蔭如例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鈐

顧鈐字朝肅仁和人嘉靖辛酉領鄉書三上春官不第謁選學正通州改贛榆令贛榆瀕海地確鹵其民皆窳

歲洊蓄，鈐太息曰：「厯甚矣，抑何劑以起之？」乃悉意撫摩，爲斥滯，廢易耕牛，種粒辨，稅稷所以異募南人之良於耕者，導之力，穡且晚，巡行壠畝間，隨所至坐樹下而聽斷焉。如是五年，元氣乃還，百姓嬉嬉以爲樂土。考最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粵西，粵西八寨，故挾六十三山爲梗，率三歲一剿，十年則粵東西合剿，謂之大征。鈐乃謂其開府曰：「八寨固禍首，八寨靖則諸魑胡敢索死草間，且無弗畏死者，旣窳矣，乃虔劉吾赤子，以克俘馘，若而臣固漏誅人耳，吾何忍爲？」於是披腹示土司，無不向我，願爲我奔奏者已而八寨果肆螫，因命爲鄉導，我兵隨而殲之，不兩月八寨平，卒罷大征。凡省軍興萬計，活民命亦萬計，顧無奈諸漏誅者，恚何也？尋以艱罷服闋，補江西道，奉勅換楚已出都門矣。中讒者言移贛州守，贛固多谿峒，竊出殺掠人，屬岑岡諸巢叛，敗南雄兵，劫龍南定南二縣，郡中震恐。是時中丞某選懦，不入境守，巡俱闕，鈐毅然決計禽獮，乃大發官兵當賊衝而陰用土兵擣其虛，遂擒渠盜王清等，李沛迫乃降。中丞某聞已得賊而先所遣帥官兵者欲張其功，又係纍老弱。

及近境居民五百餘人，以昭中丞某鈐曰：是何辜，盡釋遣之。止錄前所獲三十餘人，以正法。中丞某忿甚，而部使者又欲縱李浦鈐曰：浦降在敗後，安可縱？竟梟浦首於市中。丞某積不能平，遂肆其妒媚，妄作蜚語，而鈐無堪齟齬，遂弃官歸。鈐在公不計私，在事不虞詐，前或挈我後，或猶我，悉不顧。惟知如是爲盡，乃心恪乃職，卽奉以周旋。已爾，顧直道難容，弃勞臣若敝屣，每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鈐孝友之性，老而彌篤，平生急義若渴，其應人若響，無問戚屬及所嘗知識，罄橐周之，不以貧爲解。湖山詩酒間，亦浮沉俗間，然絕不受淄於俗。評者謂古人腎腸先正，儀矩云：卒年七十有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

汝璧

鄭汝璧字

縉雲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初授刑部

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郎中，雲南司典畿內諸錦衣緹騎，主緝不法者，健役貪功，以鷹擊毛鷲相師，獄辭多誣，璧一一反之，且令衛校不得入署門，宿猾無所盡其辭。時江陵公初秉軸，銳於求才，聞璧治狀，以爲絕倫，欲調璧銓部，銓部忌璧能，以璧來或出已上，得儀司缺，急調

之儀制與文選職方。京都所謂三大郎者也。未幾竟調  
驗封。丁丑大計。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其人  
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致開府。已而榜出。皆  
黜去。聞者皆服。未幾轉文選。履任日。卽題推典史。故給  
事中趙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涉  
大奇。而璧不顧也。其作用大都如此。時時語人曰。天下  
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然慎弗以有私待  
之。叅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衡焉。而私無所容矣。  
當是時江陵有私人在留都。急欲內轉。資亦適及。而璧  
力持之。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  
以正論格之。方且欲攘善。曰。此正我意。是以璧在選司。  
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論。無何而奪情議起。大防  
始決裂矣。璧乃力裁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璧次骨。  
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汝外人持之。前此無由生隙。  
故默然相安。自此則藉藉議璧短矣。相君雖內弗能堪。  
然自謂已所獨拔。恐見短於彼黨。又恐盛摧之名反歸。  
璧故但停壁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陟壁太常寺少卿。  
然不數日卽謫外。癰以潰不得復留也。出爲福建右叅

議遷廣東副使轄瓊州。是時權貴多嫌壁。壁自列卿出。又嘗典選。乃遠宦海外。快快不得意。遂抗疏歸。久之起。井陘兵備副使。尋改赤城。叅政。赤城在上谷。最北。直懸出塞外。三面皆虜。虜情最劇。壁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憤。至則以軍容肅下。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較射講武。以爲樂部。下卒伍。則日令投石超距。較其勇怯。而進退之。每出號令。旗幟一新。虜聞之。匿影以避。曰。今叅政非昔叅政比也。當是時。虜酋雖稱臣。久雖邊塞見以爲少事。然虜性難馴。時時小爲劫。前此者。恐開邊釁。多委而忍之。壁則縱騎兵。斬其首虜。執爲辭。壁曰。汝爲逆。安得容汝。且我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况爾醜虜耶。虜惜服去。晉河南左叅政。遷榆林中路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河南山東皆大飢。壁加意撫卹。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錢米。又命諸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次第。飢民咸飽。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時倭奴破朝鮮。駐釜山者。幾二年。已。人謂東土隔一水。揚帆卽至。耳。壁乃募標兵。調浙兵。以束伍法。整齊之士。皆可用。備嚴而民不

驚會中南臺誣劾改南京聽用而適以外艱歸服闋起  
南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故所宦地  
悉諳其形勢要害兵爲天下雄諸材官多舊所識拔而  
心膂任之者故指使如意虜囚炒兒忽明愛等寇孤山  
紅崖墩大帥李如樟擊敗之火落赤犯安邊大帥杜松  
破走之復窺懷遠遊擊沈應蛟戰却之皆壁發蹤指示  
功也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  
大山西軍務甫履任而疾作遂疏乞骸骨三請始得旨  
准回籍調理行至山東荆門驛卒於舟中得年六十有  
二訃聞卹贈俱如制尋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百戶  
世其官壁博學多藝能而於吏事尤長見吏跡輒取亦  
不硜硜必欲行常以虛平待之所至靜默弗炫露若值  
其機合則斬然斷行久遠功頃刻立就已過則如無事  
然待人無纖微殉而能曲體悉溫然推誠屬吏莫不惕  
惕畏竟無怨者內行修謹門內怡怡族黨俱食其德所  
著有律解帝后紀略諸王表功臣封爵考臣謚類鈔并  
庚由堂集凡若干卷皆行於世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提學僉事。昕之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隆慶庚午，領鄉薦。神宗皇帝御宇之二年，登進士第。外艱服除，授刑部主事。掾吏重足立，不敢上下。其手錦衣帥獲盜七人，皆坐死。鐸察其寃，咸比輕律。帥者江陵相公里人也。江陵爲調旨，事已經廠衛前決。法司第傳律例，毋輕異同。鐸曰：「如然則一廠衛足矣。」焉用法司而法司又焉用余。遂請急歸里。後二年起補兵部主事。晉職方員外郎，出守福州。時鎮兵脫巾而呼，庚癸訖於門，勢且不測。鐸諭之立定。至是用親暱掾某誘執古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大猾湛自正等一十六人，皆不動聲色。而搯縱如神。人以是知鐸有文武材。擢湖廣按察副使，備兵婁江。時倭寇海上，勢將入吳。鐸乃簡武弁，飭樓櫓，峙糗糧，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爲動，以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於是鐸復以山東叅政監軍事，駐淮揚。孜孜繕備，一如在婁江。時倭聞有備，不敢犯。改山西叅政，備兵易水。易水責備虜，視備倭雖較遠，而民脂剝於權使，軍興輒乏。鐸所以調停計處者，其拮据倍苦。未幾晉按察使，治兵易水如故。無何而

播首楊應龍反於蜀滇楚騷動朝議偏橋界黔楚間宜  
設重臣仗鉞鎮之鐸於是以前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  
沅得專征討當是時督府李化龍及各省鎮諸路部署  
久定而鐸獨以創設兵餉落落所以拮据者其難百  
倍易水某日師次黃沙圍分軍爲兩翼一軍白泥一軍  
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圍奪  
枯竹關進克青蛇圍又克趙生圍遂入三渡關乘勝直  
抵海龍圍海龍於諸險中爲最賊負嶠以拒我是時暑  
雨甚藜菁中多重嵐毒霧我師又以深入餉不繼鐸乃  
改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  
行後運已束載待矣士乃宿飽援桴鼓之以六月六日  
奪海龍圍應龍縊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  
百餘級露布以聞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母太宜人  
與子世卿之訃相繼至鐸五內崩裂哭不成聲洒泣上  
訴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苗八洞諸蠻爲梗日久  
命鐸姑留移勝兵擊之薦人自代不許不得已旋軍龍  
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衢內有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  
以文告解散凶黨渠魁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



妄殺開招撫明賞格戒騷擾期進攻而又嚴禁各軍之  
掩降奪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命陳大將軍璘以勁  
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岩賴洞潘老  
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八戰八克皮林蕩平  
捷聞詔班師鐸始得脫身歸苦次歸二年而疽發於肘  
遂不起年僅五十有六死後一年天子敘兩征功特  
旨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  
事鐸生平慷慨以名節自喜然坦衷率行不務爲溪刻  
在常籌邊事戰鬪攘臂朝士疑信半之及其用兵如刺  
蜚不踰年而平兩大寇稱不世功抑何神也且內行淳  
謹敦舊睦族與人語煦煦然無論識不識皆稱之曰江  
佛子又何修而得此聲於閭里間哉夫卮言姦節易舉  
耳試徵功於邊徵行於鄉支左誦右而盡露其覆藏者  
無筭也若鐸者可謂才德俱兼聲實相副者矣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陸萬垓字無畦平湖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任福寧兩  
平倭亂當事者擬上功因忤樞相處冷曹復上書論封  
事出守蒼梧兩擒峒徃以不殺爲功招撫叛夷百萬關

東安西寧二縣。至今呼爲陸父。尋以滇緬大訖。當寧推才望。拔之滇。躬冒矢石。人不毛之地。下龍川。擒岳罕。收叛卒。聲振西南。擢總閩臬。首發關白奸。得有備。無患。轄晉。持貢市之平。虜款。閔焉。以功。開府江右。一切去煩苛。革問遺。課農桑。躬教化。築圩千頃。積穀百萬兩。賑大荒。全活不可數計。朝夕經營。至忘寢食。竟以盡瘁。歿於官。天子卹祭。贈官。俱如制。萬垓生平爲善。必慊。獨知施德。不靳人。戴衆所附者。垓獨避之。衆所畏者。垓獨嘗之。自起家進士。至開府。三十年。里中未嘗知有陸中丞也。至其孝友。天植。講學著書。尤表表爲後學山斗。事功學術。一時並著云。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其母夢蔡忠惠。襄而生。岐嶷多奇節。動輒以賢聖自期。少爲名諸生。試輒高等。年四十始成進士。出宰惠安。察民疾苦。次第施行。或著爲令。以垂後。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民毅然修復之。旣克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日。人稱神明。及更新蔡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百年。

後爲恠濤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適與民字合，而民之祠謚又適與蔡合。先後一揆，其生也有自來云。歲苦旱，民齋戒步禱，甘霖隨澍。凡至再，皆響應。時直指行部，所在持枯苗告歉，入惠安則穰穰滿車。迨出境，則枯苗如前，直指恠徵其故。旁邑百姓具誦民平日廉且仁及虔禱狀，直指大異之。績舉清廉第一，移劇樂平。其治狀視惠安益精核，凡事無端緒，獄無左證者，無不迎刃而解。民令兩縣凡蒞事，有對越錄所舉行，悉於月朔望焚香質之上。帝時時親歷村落，爲百姓諄復說。高皇帝

六諭，勗以孝弟力田，進三老詢利弊，凡有益於民者，挺身持之，不少回。時稱爲三不要，謂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也。課績亦如惠安，稱第一。以廉能卓異，拜山西道御史。時建儲未，有萌芽，民首疏請定國本。奉命視陝西茶政，條塞上八事，適虜闌入內地，關中震動，民授籌主者，勒兵乘障虜驚遁，去甘榆飢，令所司虛倉廩發賑，然後奏聞。全活甚衆。巡按山東，時旱魃爲災，下車卽慮重囚，出寬繫百餘，悉倉穀行賑，亦先發。後聞所歷必躬禱，雨隨車下，蝗起，額天以身代稼，蝗盡隨。大風入海，推轂屬

吏已事竣必戒毋以牘書相聞曰奈何假國家馭吏法  
 為臣子市恩地耶為忌者所中改行人俄遷禮部主客  
 司員外郎會三王竝建之議起乃移書責政府尋露章  
 劾之疏陳早建皇儲為天下本開胸待斧終寢其議  
 改儀郎潘潘請王孽子人上許之民以執掌持祖制不  
 可如玉札傳示者再民竊念上得無以潘為地乎爭  
 愈力上曰第與虛名令得藉以婚娶民遂危言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且陛下視潘潘與元子孰親潘  
 潘不即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妨預教乎何緩  
 急厚薄之相反也上見之震怒已批二字矣復擲筆  
 於地繞柱走有伺者馳報執政執政以下皆駭懼有詢  
 民後事者民談笑賦詩有五鳳樓前堪酒血莫收吾骨  
 葬江邊之句上還悟遂罷前旨自是上知民忠思  
 有以大用之矣民日夜以未定國本為憂至廢寢食後  
 漸得要領密為旋轉事頗秘孫家宰丕揚庶知其緒嘗  
 遇民而拜曰公真社稷臣也尋改光祿丞時河南大飢  
 炊骨相食廷推往賑非鍾寺丞不可上命兼河南道  
 監察御史假便宜行事請帑藏金三十三萬兩事例銀

七萬兩留漕糧十萬石倍道入境集羣策晝夜籌畫糾縣令廢閣明旨者一人遣戍諸司望風勤事其法多開粥廠廣備糗糧卽里中擇素封賢良者主之就便安插以活垂亡者民時撤騶從單騎遍歷州縣過村墟慰問災獨所至卽食救飢粥不費供億半錢其不能就食則散銀給米周之病者擇醫施藥流移不能歸則計道里費還之以上所興發不能贍乃多方疏請加額猶未足則倡義以勸富室富室皆響應莫不家爲給人爲施初有司禁糶米價騰踊民急弛其禁蓄米四出價頓減時有大盜聚南汝間禍幾不解民親入其寨招厥渠魁使護米商自效盜平粟羨所全活益不可數計乃倣鄭俠流民圖作採荒圖說籍手以報命天子得旨褒嘉勅吏部優叙遂轉太常寺少卿出撫河南時中使銜命開採爲奸利上疏力争不報而諸礦盜遂乘釁羣起行亂宛鄭間又河賊擁衆阻巨津爲險肆劫掠官兵弗能制民親督將吏設方略擒斬亂首餘皆解散境內以平因念中原爲心腹地桑土綢繆正在今日於是選材官比騎射日討軍實而訓警之又身爲拊循不六月而

周歷八郡所至延見吏民詢所宜振革汲汲措施不啻  
以身徇之者比還鎮而疾作猶力疾坐營壘簡閱什物  
衡其騶發而課殿最其胸中固思一得當而樹百年無  
事之伐也尋病增劇遂疏乞骸骨上優詔慰留會三  
殿災卽痛陳修省并模寫開採情狀繪爲圖說而疾遂  
革前一日姚御史思仁往視疾惓惓道吏治將材無一  
語及私中州聞民卒無問男婦老小皆哭失聲廢業罷  
市如喪所天相與控於姚御史爲疏於朝予祭褒卹越  
三年宗室縉紳以至士民復控巡撫魯如春巡按崔邦  
諒請祠享贈蔭兩臺上其狀下所司議禮臣以恩蔭移  
咨吏部題覆祠贈上特賜祠忠惠出自宸斷不由  
撰擬贈右副都御史春秋遣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永爲  
定制蓋異數也民間道甚早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正  
色立朝不顧利害尤崇理學重節義汲汲表揚以風來  
世其爲政以育人材興學校爲首務嘗爲當局立衡器  
任事後覆按之不爽錙銖而獨不喜世之立門戶分異  
同者故交徧賢豪而中立無所倚性坦夷任自然平生  
不見疾言遽色至於辭受取予一介不苟作縣令時日

啖黃蓋衣布衣按秦齊每過驛遞所供止限兩豆迨授  
節鉞猶蔬食布衣不改也夫其自學而仕也處則爲醇  
儒爲師表出則爲循良令爲名御史爲國家重臣卒能  
護定元良以至調時政軫民隱所至功見言信券如  
反掌此則生平誠正之學有以通徹天人故能爾耳豈  
獨練達經濟而已今上贈辭褒之曰白簡批鱗樹風  
標於柱史青宮補衮定國本於儀曹又曰匡時正學濟  
世真才蓋知臣莫如君云所著有讀易鈔日省錄體仁  
圖說勵學編私淑編敷言大旨經濟錄鈔應變錄孫子  
批評親民類編求生錄中州政書各十餘萬言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沈九疇字箕仲鄞人丁丑進士釋褐刑部雲南司主事  
奉命審決江南多所平反遷山西司員外郎歷郎中時  
有武人爲某公營爲大司馬者詭得之而是公實弗知  
也是公人望宜自得而武人爲居間者所賺墮雲霧中  
司馬不見德武人又無以見功其先所行錢乃貸之中  
貴者中貴索之急武人乃自剄訟於司寇以屬九疇九  
疇曰此事何可竟也乃呼兩家喻之曰必訟乎失者逾

失死者徒死司馬故無傷也或一旦聞而震之若何兩家相顧泣而散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條布其章程下十三郡而以次校之先爲約學使者按部卽臺使者移不得入入吉安直指以故人子置書移中九疇爲弗聞也者而榜出然後入之謝曰某不敏無得效其區區卽幸而列某亦不敢居功故江右士大夫信九疇真不私一人者終其任無敢干先是迎父就邸中養及遷四川右叅政乃奉父還里而上書陳情曰臣有父春秋九十有二耄矣無入蜀理臣又不忍心絕裾願終養

上惻然俾以左叅政仍領江西於是復奉父往與二三舊遊論文道故時時問民以利弊而興除之歲餘以父喪歸服闋除山東左叅政分轄青登萊三郡萊故濱海時卉衣入朝鮮戒嚴一夕道路負携走莫可禁歲且飢民枕籍死無筭九疇白狀於臺使者撤南歸兵若干城守而南兵新從朝鮮來驕甚乃陰譏民居之廣狹署其門曰某某寓某約法豫禁之犯無赦於是衆各就逆旅無敢譁又時時討而訓之民以無恐而平度州民聚爲盜以聞報至九疇無然曰是殆崛彊子不屑一筆者耶



卽爲檄諭之。單騎馳而往。往則衆大驚。以爲公何自從天而降。復相傳語曰。公至我輩生矣。於是得首亂者械之歸。而縣官復繫二百餘人。九疇下令曰。民以飢故脅於衆。奈何窮治之。其縱之就業。衆乃帖然。更條食飢法。密上臺使者。請便宜行之。是時上念齊魯災賑。以內帑銀錢。然未至也。九疇曰。必待此者。是索民於枯魚之肆矣。虛聖恩。滋吏罪。請貸所在。應內輸錢。亟散之。民以是甦。未幾。以入賀行。老穉男婦皆夾轂焚香遮道。號呼不絕。懼終不來也。而九疇亦遂遷四川按察使。以

去。改陝西右布政使。尋遷左。先是者。以墨去九疇雅懷。冰蘖一意撫循。慨然曰。吾安敢使家有長物。恣子孫非禮哉。中使以權至。先遣語兩臺使者曰。藩臬大夫郡邑長吏皆來迎。勅九疇揚言曰。是勅中使非勅所守土者也。無徃迎故事。且勅在我輩。不以多乎。而誰與迎乎。中使聞之。氣已索矣。比入境。不爲禮。一日移書來自稱予。九疇叱其使曰。若中貴耳。烏乎稱予也。惟天子稱予一人。高皇帝起吳時。稱予若烏乎。予中使聞之。大駭。謝罪唯唯。又一日移書稱詔視藩臧。九疇第以籍

視之中使之始來也。詒上稱江右歲可十四萬金。既至而靡所措其手。甚恐。就九疇問計。九疇曰：若自奉勅。吾何知。居數月。計所入不能什一。愈恐。數走謁九疇。以冀指導。九疇曰：若果如吾言耶。頓首謝曰：幸甚。九疇曰：若來甚謬。豫章地瘠而民甚貧。必取盈毋論釀禍。卽鬼神不能辦。必不得已。歲可五萬耳。中使踧躅下泣曰：吾何以保吾首領乎。九疇曰：吾慷慨表言畢矣。若自評可。吾卽貸若數千金助。若進不可。吾更無計。中使退而自念。迄無復之。詣臺使者請益。九疇曰：吾業已折之矣。無已。則益之萬。取原數之半。不可復益也。於是致所諾。而令其與兩臺使者共疏。祈減額甚哀。竟得旨。中使驚且喜。以謝。編諸歲入。而民始少甦。庚子入覲。陛見。得寒疾。卒。年六十有八。九疇性樂易。寬大。居常不與人爭功名。之際尤爲澹然。所經歷好視其形勢。考其沿革。或咨詢所及。歷歷指掌。而卒未嘗以是爲矜。詔爲人解紛。片言中窾。治官雖甚紛錯。立辦。而下無所行其好事。父母至孝。待昆弟子姓。嚴而有禮。貧乏者分俸養之。與人。不亢。亦不屈。手不釋卷。博學工古文。尤長於詩。所著

有曲轅居集雜詩文共若干卷藏於家

山西叅議項廷堅德楨

項德禎字廷堅故大司馬襄毅忠之耳孫叅藩篤壽之子才情竒宕不能俛首鄉序去遊成均輒冠賢書以進士初主屯田政督易州山廠奏績晉屯田郎時少陽未定主上持祖訓立嫡三王並封議禎舉祖訓全條力爲疏解見立嫡之訓謂三子無嫡必出自親王嫡子乃獲入臨皇三子在膝不應引無子之訓爲舜疏卽書中不報而並封旋寢羽翼定傾夾日回天張留侯狄

梁公不是過未幾移職方尋以山東僉憲備兵于薊禎以馬箠擊地日薊所難事無虜昂若者俄而昂首七騎巍石門禎謹伺之生縛小郎見歸昂首戀小郎見特甚旦暮叩關泣請遣子來暈大及夷人拱只等乞鑽刀貢賞以還小郎見朝議以一昂部何足係中國重輕禎乃裂背以爭謂來賽捨喇昂妻昆弟而卜彥趕兔分據東西擁強各萬昂首所向便足爲重何謂可輕矧開原宰賽旣已許款青把都死復與金繪昂獨何心而可空言相繫瞻前盼後星夜熟籌示以約束例與之物利其半

票許之數。括其全。給遺之。見額分于三年。誅七擒之三。以示威稜。縱小郎兒。還以寬膏斧。蓋不待控弦鳴鏑。弄虜股掌上。諸夷偃。僂畏慕。解辯。歃血不敢向薊遼。發一矢也。計所省五貢。雜賞萬三千有奇。而薊遼終歲行糧。亦復稱是大司馬。忌其功。中扼之。遂有蜀藩之命。先是。視方候代海防。營兵三千。撤歸。叛者九起。禎密謀。馴叛。厥角爲崩。給資遣還南。軍過里。望門捨地。咸誦非公茂。至今日。禎旣得代。文法吏毛舉稽程。落職三級。踰年。仍以撫昂平叛功。最復官。官密雲。如薊密所轄古北石塘。故皆虜衝自。撫昂後。雖稍稍休息。上下相蒙。每詐傳烽警。以邀首功。禎按實律之。終禎建節。靡敢訛言者。時東封事竟。征倭諸軍入關。禎上言。樞府得從六議律。遣還。將卒歡舞。應聲而散。又條筭商之例。代唬船之粟。發通倉之藏。以給三韓之餉。以起疋羸之黎。兵民戴之如戴慈母。尋移潞藩。失中丞旨。而藩邸宵人。武弁。奸細。墨吏。復譏訛。萋菲。下石交傾。直道牴牾。恚忿中疾。乞骸歸。禎入仕二十餘年。履歷疆圉。障塞。居其強半。所爲籌畫。虜情燎如指掌。折衝樽俎。不戰而屈。方畧恢恢。目牛遊刃。

至於練兵實。給糧餉。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鞭撻。懲膺靡不具備。迨歸卧三載。猶手輯北虜三封。翔實諸書。蓋胸中數萬甲兵。借此以少舒發耳。禎意氣襟期。籠蓋一世。局大才宏。心虛氣壯。特以疾惡太嚴。嗜善太亟。熱腸取憎。不究其用論者惜之。所著有續名臣錄。于肅志。拒和許貢記。襄毅年譜。楊襄毅年譜。南舷紀事。漁陽檀陽公牘。副在方慮。編易州新志。火政記。諸書藏于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終

